

人生

第七卷 第二期

目錄

專論	佛教與世界和平	心悟
專著	佛教文化思想的意義	東初
著	唐相國房融在粵筆受首楞嚴經翻譯考	羅香林
人生專題	漫談人生問題	念生
緬甸的點燈節		樂觀
信仰佛教與拜佛		含虛
隨筆	禿子齋隨筆	樂觀
筆	含笑山房隨筆	胡國偉
故事	故事新說	新陽
散文	慈航老法師遺作「兩面鏡子」	慈氏
雜感	湛然精舍說	同亭
歌曲	法海點滴	宜蘭
歌	佛教青年進行曲	心悟詞 楊詠譜曲
長篇連載	釋迦牟尼佛傳	摩迦
通訊	論復興佛教書	觀省
佛教要聞		記者
編後記		編者

人生雜誌社發行

佛教與世界和平

心 悟

二十世紀的時代，從科學發達物質享受方面說，是人類幸福的時代，但從由科學而帶來之憂患與戰禍方面說，則是人類最悲慘的時代。兩者相較，要以後者為甚。無怪乎一般人要詛咒科學。我們常聽人這樣說：「科學發達固能賜給人類無限的幸福，然因其本身無知，常為野心家所利用，造出曠古以來所未有的極慘酷的武器，威脅全人類的生命安全。與其這樣，倒不如沒有科學。沒有科學人類對物質享受上雖較差一點，然能過着和平安全的生活，亦不能說不是最大的幸福！」這種說法雖未必是，但我們甚為同情！

我們看今日世界科學最進步的部分是什麼？這無疑的是戰爭武器的發明。我們深觀今日世界之趨勢，真不勝惶恐！文明的人類，而競競業業用其自身之心力體力，及自然界之財力物力，造出種種毀滅人類自身之武器，真是人類的大不幸！原子彈氫彈今日雖尚存諸火藥庫裡，然而世界大戰一旦爆發，不知多少人要在它的威力之下而喪其生命，與思及此，我們不勝為人類的前途悲！

今日世界人類無不在戰爭的威脅下過着恐怖的生活，其目前所急追求的是什麼？不是物質生活的享受，而是能致生命安全的和平。然欲求和平，當於真正能致和平處求，惟如此方能克達所求之目的。但何者是真正能致和平處呢？以吾人所觀，即偉大的釋迦世尊所宣示的佛教。故今特就佛教的道理而論獲致世界和平的事實。

一、就眾生皆有佛性說

佛說一切眾生皆有佛性，皆可作佛。佛發見了眾生有這寶貴的本性，視眾生無始以來所造之惡業，所受之惡果，皆由迷失這本性所致，非常冤枉！實堪憐愍！故特以之宣示於吾人，令吾人能由知道自己有此本具之高尚的寶貴的佛性，進而珍惜而尊重之，以正法而超脫之，使此佛性日漸離開無明愚妄之蔽障，而臻於光明無碍之境；提高自己之人格而至於與佛齊等。吾人思及佛陀如此悲心，以此寶貴之佛性舉示於吾人，則吾人如何能自暴自棄，甘置自己本具之佛性於不顧，而任殘暴的獸性無限制的泛濫，以淹沒自身於深痛的苦海之中？故吾人苟能以佛性之義向全世界人類作普遍的宣揚，使人皆能獲識其自身具有高尚之佛性，皆有作佛之資格，遂而珍重自己，不敢以惡思想行為而自毀其美善之人格，如是則已心正矣，已身修矣。更知他人也具有此高尚之佛性而與我齊等，則進而敬重他人，協助他人，如是則利他事成。人人能愛己而敬人，自利又利他，則人類可永無衝突之事發生，世界自致於和平之境了。

二、就輪迴之理說

佛說我們眾生從無量劫來，在生死之中輪迴不息，死此生彼，頭出頭沒，算此次數，無有窮盡。吾人在此無盡的生死中，每一生中皆有父母兄弟姊妹妻兒等之親屬，一生如是，生生皆然。故就此以觀，世界

一切眾生與我莫不有親屬之關係，特以吾人未得法眼，未能見而識之耳。誰人在世而不受其親屬之恩？誰人在世而不愛其親屬？一切眾生於過去世既皆曾作我之親屬，惠我以恩，如今我怎能不愛其身而報其恩呢？經說：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進而更說當報一切眾生之恩。觀此，吾人對於一切眾生報恩尚恐不及！如何還會有害他利己之想？苟人人都能深明此理，而愛惜其過去之親屬——即現今之人類及一切眾生，且思圖報其恩，則全世界人類即成一大家庭之組織，彼此相愛互助。如是則人事之爭永遠停息，人類即可享和平的幸福了。

三、就因果之理說

人類的一切作為，可以用一句話來包括其目的，那就是「求樂以去苦」。然而人們往往所作所為不但未能獲得其所求之目的，竟乃得到與其目的適相違反的結果，此其故安在？總答一句：是在不明因果。佛教所以要教人明瞭因果之理者，即在令人遵循此理，以達其所求之目的，免受與其動機相反的惡果。現今世人多受唯物思想之影響，信人類由動物進化之謬說，以生存競爭，優勝劣敗之言為金科玉律，遂致不信且否認因果之理，反談信因果者為迷信，此即近代世界人類遭戰禍災難之主要的原因！

我們知道，因果之理，是世間一切現象生息之軌道，是萬古不變，十方皆然的。他不是具有意志的主宰者，乃是自然現象的定律。不由人信而有，不由人不信而沒有。他雖然不能降禍降福於人，而人之禍福却是依其軌道而產生；作惡必得惡果，行善必得善果。欲求得福而免禍，非向善而避惡不可。吾人苟能識因果而遵循之，則求福必獲福，免禍必得免，真為人世之最大的幸福者！此乃人生之至寶，而人竟棄之而不求，以致永陷於苦痛之深淵，而莫由得脫，真令人痛心太息不已！

今日全世界政治家都在呼籲和平，然而戰爭之災難却一步一步緊向人類迫近而來，此原因何在？是在口唱和平之調，而心存戰爭之計，如是而求和平，無怪乎和平越離越遠，如是而求避戰，無怪乎戰爭越迫越近；是謂「求福而得禍」。此皆由未得獲致和平之原因故。我們知道，和平是用真誠的正義和平之心去求的，單在口頭上高唱和平的調子，和平是決不能獲致的！此是說明明不知因果之理，所作所為不能克達所求之目的之一例。

其次，再說不知因果否認因果者，勢必不畏因果，而至於無惡不作，做出只顧目的，不擇手段之殘忍的事情來。且觀今日世界之共產匪徒們，其所以敢在到處興風作浪，毒施陰謀，或作政治的冷戰，或作軍事的熱戰，威脅人類之生命，破壞世界之和平，即由其不信因果，不畏因果所致。他們只顧侵略他人，奴役他人，而不知惡有惡報，如此橫行無忌，正是自掘墳墓，自種毀滅之因

。歷史昭示吾人，極權暴虐的人，如狂風驟雨，雖一時兇猛之勢迫人，然終不能久長，到底要在衆怒之下，正義之前倒下的！遠如我國古代之無道昏君桀紂幽厲，極權橫暴之秦始皇，不是都在衆怒之下而國破身亡嗎？近如掀起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德國希特勒，及日本軍閥東條，雖一度稱雄世界，但最後不是也都在正義的勢力之前而受國亡身滅的惡果嗎？因果之理永遠不變，過去如此，現在亦然。雖武侵略目無正義的朱毛匪幫與俄寇，在不久的將來，亦必在自由正義的勢力之前，走進其自掘的墳墓之中，而宣告壽終正寢可無疑了！

我們深知因果之理，切信因果之理的不變，故對於今日共黨勢力在世界各地日漸澎湃的局勢，並不感到悲觀，反見其澎湃愈甚，其滅亡就愈速，正如吹氣球似的，吹得愈大就愈近於爆炸的邊沿。

以上這不過略就因果的淺處言，尚未會論及佛教之三世因果的深處。如能將佛教之全部因果正理極力予以發揚光大，使人人皆能由深知而切信。惡因必有惡果，則誰敢任性作惡？善因必有善報，則誰不努力為善？人人不敢作惡，人人努力行善，則世界和平，不能不致力發揚佛教的因果道理。

四、就緣起無我大悲利他說 其他宗教立有一神為宇宙人生的創造者和主宰者，此創造者和主宰者是居在天國，高高在上，發號施令；那被創造被主宰者則居在地上，以其創造者之命是從。此不平等思想影響於古代社會的結果，遂有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顯殊階級的產生，前者為主，後者為奴，故有「朕即國家」和「率土之內，莫非王臣」之專制政體。這是由來未親及宇宙人生的實相所致。故一至近代科學進步，民主自由的思想發達以後，此種不合理的思想即告動搖墜地。而佛教的緣起無我大悲利他的思想，因其是流自佛陀甚深的智海，故歷久彌新，人智越進步而越見其正確可貴，此誠為救世之無上真理，自由、和平、幸福之母胎也！

緣起無我，此是佛教正確的認識論，大悲利他，是基此正確之認識所與發之廣大的倫理行為。此為佛教的中心理論，略述於左。

緣起，這是佛教說明宇宙一切現象生起之原理原則，無我是佛教說明基此緣起之原理原則所生起之一切現象的真理實相。緣是條件和關係之意，起即生起，即是說世間上每一現象的發生，皆由多種或直接或間接的條件，和或親的或疎的關係之和合而起的。自然與社會，生理和心理，莫不如是。且這不是簡單的，實是極複雜的。一現象的生起，其直接間接的條件和親的疎的關係，可牽涉到一切現象上去，故說「一即一切」。而一切現象為此一現象之條件或關係，與此一現象不相離，如個人與社會，社會與個人之不相離性，故又說「一切即一」。今且從淺處說吧，譬如我寫這篇文章，第一需要紙，這張紙我看去似很簡單，但其實極複雜的。若欲詳知其產生之全部的條件和關係，我恐即使有人窮其畢生之心力，也是不能做到的。老實說，我們若欲洞知這張紙的全部關係，必須先要窮知一切現象方可，非先窮知一切現象，是決不能知道這張紙的真相。其次如筆、墨水、知識等，均是如此。寫一篇文章其牽涉到的關

係尚且如是之廣，更何況整個的生命和全體的生活呢？當然是更不可窮究了。故說「緣起重重無盡，猶如帝網」。

如上所說，我之生命和生活，其存在與需要之條件及關係，既多至不可窮究，則所謂我者，究在何處？如實說，緣起之身，實無有我可得。我既不可得，則為我之私心破矣。我及我心既破，則誰與誰爭？故吾人苟能將此佛教緣起無我之理普遍的深植到人心去，則世界何有於不和平之戰爭的慘象呢？人間有此和平的法治而不知用，可嘆！

其次要說到基此緣起無我之認識論所激起之大悲利他之廣大的倫理行為。依緣起無我之認識論的見解，既知我身之生存，乃是依他（且指人類社會言）緣起，則他即是我，我即是他，自與他原是痛癢相關的一體，並無你我界限的差別。基此認識，自然會激起大悲利他之心來，見他苦即同己苦，見他樂即同己樂。見他苦即同己苦，即能積極地去拔他之苦；見他樂即同己樂，即能積極地去予他之樂。但此所謂他，非他人之他，乃指全人類——包括一切眾生之謂。

然而，理論雖然如是，但行之之道又如何呢？行之之道簡單的說，即「推己及人」而已。大衆遍照光明藏無字法門經說：「如諸菩薩，自愛命者，則不應殺。自愛財者，則不應盜。自愛妻者，不應娶妻。自愛實語，不應誑彼。自愛和合，不應間他。自愛正直，不應邪諂。自愛柔軟，不應惡罵。自愛止足，終不於他而生貪欲。自愛仁恕，終不於他而生瞋恚。自愛正見，終不勸他令生邪見。」報恩經說：「……如我為人之所供養，尊重讚嘆，令我歡喜者，我亦當布施衆生，衣被飲食，臥具醫藥，一切樂具。若我造作大事，若佛事，法事，僧事，智行有限不能成辦，憂愁苦惱；若有智者，見我如是：憂愁苦惱，不能令事得辦，便報我言：善男子！莫憂愁也，我當供辦，稱意所須，令汝事辦。我聞是語，心生歡喜！是故我亦當常勸化衆生，利益衆生。」這顯類儒家「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恕道而更積極！

以上所說，還是僅僅就緣起無我之認識所激發之大悲利他的廣大的倫理行為的淺處說，尚未及於大悲利他的深義。吾人苟能將此緣起無我大悲利他的思想，作廣大的宣揚，使此思想成為世界思想的主流，精神文化的重心，如是則唯物圖爭的邪說，必摧破無餘；共黨極權的政體，必土崩瓦解！人人皆大公無我，人人皆相愛互助，人間即成為和樂的人間了。求世界和平之道，人類救濟之方，孰善於此？故吾人堅決相信，發揚佛教真理，實是導致世界和平的最善之法！佛教確是真理的寶藏，人間的一切問題，大的如世界國家，小的如家庭自身，都可以從佛教中獲得安當的解決。可惜如此的大好寶藏，竟被人們所忽略，不知去鑽求取用，致使人間常有無數接踵而來的苦難發生，磨折着人們的身心，永陷人們於水深火熱中過着苦痛掙扎的生活，此真冤枉！

尤其今日的世界苦難更深，遍地危機四伏，恐怖的气氛籠罩着整個世界，戰爭的災禍威脅着全人類的生命安全。我們佛教徒救世之心比任何人深，求和平之願也比任何人切，且我們相信：唯有佛教才能真正救世，唯有佛教才能導致世界和平！故作本文以供有心救世者的參考，並求共同努力！

佛教文化思想的意義 (中)

• 東 初 •

乙、超越國界世界性的文化

A、東西文化的優劣

佛教文化與世界任何地區的宗教學術文化來比較，都顯出佛教文化超越性的特質，無論是中國孔孟的文化，或印度教的文化，或紅海南岸回教的文化，或希臘羅馬人文的文化，或希伯來的宗教文化。雖然各個文化都有其歷史蓬勃興盛的時代，然都不免受了本位及區域性的限制。譬如孔孟的文化，雖有二千幾百年歷史，然其影響所及僅為中國本位，旁及朝鮮日本的文化。越南雖也曾受孔孟文化的影響，但已不是主流的文化。時至今日，孔孟的文化，不特在中國本位以外失其影響的力量，即在中國文化本位上也遠不及漢唐時代的光輝。近世紀來更受了西洋文化的影響，在民族思想上反居於次等的地位。印度教的文化，根本未出印度大門，回教的文化也祇限於阿剌伯民族及回族；這兩種文化雖然都受了本位民族宗教性的限制。不但沒有外族奉行的可能，即在民族文化本身上也只是一種保守性的文化，根本沒有力量影響於世界的文化。希伯來文化興起後，無形已代替了希臘羅馬文化。基督教興起籠罩了整個歐洲，上帝成為歐洲人民精神生活上絕大的支柱。但自十九世紀自然科學天文學發達後，上帝七天造宇宙的說法，根本發生動搖，信仰上帝可以贖罪的說法，早於馬丁路德改革宗教時代遭其否認。半世紀世界兩次大戰都發生於博愛為主的基督教發源地的歐洲，事實的證明，基督教文化已

失去控制歐洲人心的效力。而德國兩次發動世界大戰，都是利用科學製造優良的武器，現在美蘇競爭原子的武器，還是導源於德國的科學家，今日真正威脅人類的不是什麼主義，而是唯物的科學未能有合理的管束。所以西方文化是矛盾的，一面祈求上帝保障和平，一面利用科學製造戰爭。顯然的，在人的心理情緒上，就發生衝突不能統一。

今日世界不能和平相處，其原因雖多，但根本在文化思想不能統一，也就是人類思想找不到出路，所以今日的戰爭，可說為文化思想而戰。人類思想一日找不到出路，即一日休想獲得和平的保障。所以要消滅人類永遠的戰爭，首先要調和東西文化的衝突，釀造世界一種新文化體系，解除人類世界，由於文化上所發生的爭論，統一人類思想。而統一人類思想絕不是靠武力的暴政，或是專制抑人性的神話的宗教，必需要有仁慈德性，超越理想人性為本，要具足這些條件的，唯有大乘佛教。佛教文化由於先天富有仁慈德性，超越性，沒有政治民族及國界的限制，所以佛教無論在歐洲或亞洲成為一種和平的文化，可說為領導未來新世界文化的一種典型文化。因為佛教文化，不僅影響於東方各國民族文化思想，並且影響於整個世界文化，現在歐美各國都有佛教文化團體的組織。很明顯的全世界各地文化，也都受到佛教文化的影響，這由於佛教富有容忍性，仁慈性，超越性的特質，故能與世界各個民族文化相融而不悖。無異的佛教文化思想適合歐美人民今日所渴望解決人類紛爭一種最理想的

文化。要具體了解這個問題，容在次段說明。

B、西洋人對佛教文化的評價

現在歐美各國佛教文化團體真如雨後春筍一般的產生，參加佛教文化團體的，都是各國知名的學者。佛教文化正與科學一樣的嶄新的姿態，接受西方學者的欣賞。他們對於佛教文化的認識，有時比佛教發源地的東方人來得透澈，這裏不妨介紹幾位歐美人士對佛教文化的評價：

英國樂業登博士 (Mr. Brand I. Brieghtan) 說：『佛教為今日人類之救星，現今研究佛學者漸多，實因佛教高出一切宗教，雖科學哲學長足進步，然其發明之最如理處，要亦和佛法可通，況佛法有最甚深處，最廣大處，最真實合用處，決非現世之一切學術宗教所可企及。』

美國喬治萬雷氏 (George S. Jarey) 說：『現在世界是亟需救濟，但祇有從佛的光明和佛的聖法，人們纔可以得到真的救濟，便是真的解放和自由。』

德國瑪台生夫人 (L. in natyean) 說：『佛教之教義，不僅為東方設，並為一切西方人所需要，凡能研究佛法者，皆能得到不可思議之智慧威力。』

法國龍恩格雷女士 (Mies G. Caunstanis) 說：『我們既看到現在全世界的混亂和痛苦，又感覺到適用佛教的道理，可以解決我們當面的種種問題，那麼，我們便可明白，喚起人類使注意於佛教之如何急切了。』

荷蘭弗朗德博士 (J. J. Brancio) 說

：『世界戰亂之根，由於人類貪婪權利思想之過高，遂發生為暴毒戰爭之至慘。在摩西十誡亦列為深戒，杜其欲望，然非究竟。故莫能收弭兵之效。獨佛說無非究竟、戒律尤為精切，今後荷佛教普及，世界大同，拭目可俟。』

美拉特 (S. M. McLeod) 說：『佛教這個名稱所包含的那種知覺，到現在還與過去一般的鮮活而有力。今天東方西方仍有億兆人門雖然不是正式佛教徒，但仍抱着佛教的人生觀。雖然這種知覺在現今所表現的方式也許和過去不同，但在人們的精神方面始終是一個堅強力量。……即使佛教的整個組織和它的信眾僧侶寺院都消滅了，但佛教的知覺仍將為人類精神史上的一個堅固力量。人類一日受苦惱痛楚的專壓，佛教的知覺也將一日不會消滅。』

我不厭麻煩地把西方優秀學者對佛教文化的認識，摘錄介紹給我們東方的佛教徒，藉此可知西方人們內心是怎樣的渴望東方佛教的救濟。今日佛教的文化，已不是東方性，或西方性，乃是整個人類仰望的一種知覺慧命新生的文化體系。

然而，佛教文化思想最顯著的超越性，是什麼呢？簡括的說來：

1. 在佛教文化史上，無論於印度或中國，從來沒有如歐洲的宗教思想戰爭，也沒有如羅馬教皇與君主發生權利的衝突。佛教是慈悲的宗教，以正義感化為原則，沒有政治的色彩，也沒有教權的野心，所以佛教在亞洲各個民族間平穩穩的度過了二千五百年超越性的教化，佛教留給人的印象，只是慈悲精神。

2. 佛教的思想，基於一律平等的立場，所以佛教文化思想裏沒有白種人，黃種人，或黑種人的分別，一律平等，人人都可進步達到成佛的目的。常不輕菩薩說：『我不敢輕於汝等，汝等皆當作佛』。實是代表佛教平等的風度。從來沒有如耶教以以色列人為優秀，或婆羅門教婆羅門族為最清淨的差別，人類的一切禍亂，十之八九却始於人種的歧見。佛教能在二千五百年悠遠的進程中，順利的浸入了全世界每一個角落，成為各個民族精神上絕大支柱，這應歸於佛教平等思想所致。

3. 在政教紛爭的歷史上，佛教無論在印度或中國，從來沒有如羅馬教皇干涉政治，甚至與君主發生強烈的鬥爭，佛教徒也從來沒有如基督教徒為祖國政治作侵略先鋒的宣傳，或做政治的間諜。印度、安南、馬來亞都先味於基督教宣傳，然後才成為西方人的殖民地。歷史上帝王崇拜佛教者，不論是印度，或中國，佛教徒從未利用政治上關係作超越的活動。所以佛教從來沒有受過政局變遷的影響，就是佛教超越政治性的特質所致。

4. 佛教教義沒有絕對的主觀性，在神權時代佛教雖不崇拜神格，然護法神在佛教裏也相當的尊敬。在君權時代，佛教基於國恩的立場，不反對君主。民主時代，佛教基於眾生恩的立場，以救度一切眾生為目的，所以佛教教義普遍的能適應於每一個時代的思潮，是最圓融而調和的，這就是佛教文化始終不越本色隨緣不變的立場。

5. 在佛教宇宙觀上，佛教沒有自我的思想，如耶穌的上帝，婆羅教的梵天，創造一切，主宰一切的思想。佛教以衆緣生法的立場，說明宇宙的緣起，故不主張唯物唯心，或物心二元論，或唯神論

，偶然論，無因論，以宇宙萬有事物物生起，都具有衆多的原素，才能發生萬物。所以佛教宇宙觀不偏於任何一方，認為各個原素中沒有固定性，實在性，所謂緣起性空的宇宙觀。從來沒有如歐洲中古時期基督教反對畢達哥拉斯，哥白尼，斯賓諾薩宇宙觀發生殘害的事件。

6. 佛教文化思想，主要在導人自覺的修證，不同於一般哲學或玄學，只在言說上辯論，或神教的盲從，寄託於渺茫上帝的幻想，根本沒有修證解脫的果位。佛出於人間，從人的立場，逐步的修鍊，終於達到徹底覺悟，了知宇宙萬有諸法實相。佛教這種實證經驗，為任何宗教哲學所沒有的果證。

最值得注意的，就是佛教文化所表現的一種超越性的特質，這在其他宗教文化中所找不到的東西，東西哲學宗教文化思想縱可與佛教文化相比，然都不能超越佛教的優越性。佛教精神文化注意的，即在鼓勵人類信仰積極的進步，使人人都能達到機會均等，淨化人類的目的。所以凡是受了佛教文化思想薰沐的人，都富有與衆不同的一種人生觀，世界觀，也就是本身具有一種靈敏性，壯麗性，超越性，富有狂狂生活力的生觀。

丙、人本時代的文化

人類好容易從神權時代進步到人權時代，人權的時代，也就是人本的時代。今日人類的文化在表面上雖高喊以促進人類的進步，增進人類的幸福。但現代文化所給人類的影响，不特未能增進人類的幸福，反危害人類的生存。十九世紀，自然科學發達後，工業革新，雖然有益於人類工業改造及交通便利，然而直接增長人的貪欲思想，鼓勵人類過於

重視物質文化，而忽視精神文化，使人性日趨墮落。才有唯物論無人性文化思想產生，乃至危及人類的生存。現在我們對危害人類思想不能不追溯其源流。

A、西方宗教文化的危害

今日真正危害人類生存的思想，不僅是唯物論思想，乃是西方唯神論思想，我們要了西方宗教文化危害人類的原因，首先要了解宗教產生的背景。我們要知道，猶太亡國後差不多若干年，才有約翰出世。約翰是猶太人，耶穌也是猶太人，約翰是十足的民族主義者，它時時刻刻想恢復猶太國，只是猶太陷於敵人手裏，怎樣才能打倒敵人解放猶太？不得不提倡亂倫、仇孝、鬭爭、屠殺，以破壞社會秩序，擾亂人心，顛倒是非，使天下大亂，才能達到解放猶太的目的。所以耶穌思想不僅影響於當時社會，一直影響於現在世界人心。大家都知道，威晉現在世界和平的是馬克斯主義，但馬克斯為什麼要提倡共產主義？要知道馬克斯也是猶太人，並深知耶穌的用心，在求恢復猶太國。猶太亡國後，流離失所，無法復國。馬克斯初在德國，復受環境逼迫跑到英國去研究經濟，於是才徹悟了耶穌經裡的玄妙。索性提倡鬭爭屠殺，仇孝，亂倫的共產主義，務使倒亂世界秩序，使世界人類好像惶惶如同喪家之犬之亡國奴一樣，然後才能雪了他們亡國之恨，消滅了他們心頭上的積憤。現在全世界居然有不少人種了耶穌與馬克斯亡國的毒藥。而不自覺，現在我不妨把耶穌主要的思想介紹於後：

(一) 鬭爭的啓示 「你們不要想我來，是叫地上太平，我並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動刀

兵。因為我來，是叫人與父親生疏，女兒與母親生疏，媳婦與婆婆生疏，你的仇敵，就是自己家裡的人」。(馬太福音第十章)

「你們以為我來，是叫地上太平麼？我告訴你們，乃是叫人分爭。從今以後，一家五個人將要分爭，三個人和兩個人相爭，兩個人和一個人相爭，兒子和父親相爭，母親和女兒相爭，女兒和母親相爭，婆婆和媳婦相爭，媳婦和婆婆相爭」(路加福音第十二章)。

(二) 屠殺的啓示 你們各人把刀跨在腰間，在營中往來，從這門到那門，各人殺他的弟兄與同伴鄰舍。末利之子孫照摩西的話說了，那一天百姓中被殺的約有三千。」(出埃及記第三十二章)

耶穌和華對摩西說：這百姓藐視我要到幾時呢？我在他們中間，行了這一切神蹟，他們還不信我要到幾時呢？我要用瘟疫擊殺他們(民類記第十四章) 耶穌和華吩咐摩西說：汝們離開這會衆，我好在轉眼之間，把他們滅絕。……有忿怒從耶穌和華那裡出來，瘟疫已經發作了……遭瘟疫死的共有一萬四千七百人(民類記第十六章)。

到了半夜，耶穌和華把埃及地所有的長子，就是從坐寶座的法老，直到被擄囚在監裡之人的長子，以及一切頭生的牲畜，盡都殺了。……在埃及有大哀號，無一家不死一個人的(出埃及記第十二章) 弟兄要把弟兄，父親要把兒子送到死地，兒女與父母為敵，害死他們。(路加福音)

(三) 仇孝的啓示 看哪，你母親和你弟兄在外邊找你。耶穌回答說：誰是我的母親，誰是我的弟兄？(馬太福音第三章)

我的父親。耶穌說，任憑死人埋葬他們的死人，你跟從我罷。(馬太福音第八章)

(四) 亂倫的啓示 羅得因為怕住在瑣珥，就同他的女兒從瑣珥上去住在山裡。他和兩個女兒住在一個洞裡。大女兒對小女兒說，我們的父親老了，地上又無人按着世上的常規，進到我們這裡來。我們可以叫父親喝酒，與他同寢，這樣我們好從他存留後裔。於是那夜，他們叫父親喝酒，大女兒就進去和他父親同寢，他幾時躺下，幾時起來，父親都不知到。第二天，大女兒對小女兒說：我昨夜與父親同寢，今夜我們再叫他喝酒，你可以進去與他同寢，這樣我們好從父親存留後裔。於是那夜，他們又叫父親喝酒，小女兒起來與他父親同寢，他幾時躺下，幾時起來，父親都不知到。這樣羅得的兩個女兒，都從他父親懷了孕。(創世紀第十九章)

耶穌這些話，都很有毛病的，一個標榜以博愛為主的耶穌，不特不承認自己的母親，人家父親死了也不准許埋葬，甚至主張「弟兄要把弟兄，父親要把兒子送到死地，兒女與父母為敵，害死他們」，這種的思想幾乎一點人情味都沒有，還談什麼博愛！

B、太平天國的罪行

西方宗教危害歐洲文化思想，固然很深，歐洲史上的戰爭，幾無一次不受基督教影響。明代萬曆年間，基督教正式開始傳入東方，安寧的中國，從此不安定了。百年來西方宗教文化危害於中國者，莫過於太平天國，西方唯物論思想危害於中國者，莫過於馬列主義，兩者主義雖不相同，然他們的迫害人民的政策，摧毀中國固有文化的道德，如同一轍。

。現在不妨簡單地，把太平天國作亂迫害人民的悲劇，略敘於后：

一、一片胡言 洪秀全出生於廣西，他是迷信基督教的，自稱他是上帝的次子，耶穌是長子，彼此資格地位相等，甚至他的權力超過耶穌。因為初期天父（上帝）天兄（耶穌）可不下凡，在晚期他可隨時上天親見天父。於是他假託上帝的謊子，於一八五〇年開始叛亂。說上帝怒世人拜邪神，行邪事，大犯天條，特命天王（他）誅妖，作主教人。於是他不但要做中國真主，並且要做萬國真主，他說：「天下萬國朕無二」。這是第一個以神道煽惑人心作亂的罪魁。

二、鼓勵叛亂 洪秀全一切政策，皆以耶穌為中心，他想把天堂搬到人間，所以他的國號，叫做太平天國（天堂）。他以上帝幌子鼓舞士氣，堅定軍心。他說天父天兄時時下凡，諭誡黨衆，認得天父（上帝）天兄（耶穌）天王（是他）。真心扶主，守天條，遵命令，同心同力，同打江山，死生由天排定，越受苦越威風，妖魔（敵人）總不能逃過天父天兄之手。這天誡，享天福，逆天命，落地獄。戰死昇天堂是頭等好事。這種神道麻醉，確為太平軍初期獲勝的原因。

三、焚釋排孔 洪秀全知識水準本來很低，加之迷信基督教，所以他規定只有敬拜上帝，不拜別神。仇恨孔子，佛教。太平軍所到之地，無廟不焚，無像不滅。江南數省佛教寺廟，遭燬殆盡。打倒孔子，拆毀學宮，他說：「妖魔作怪之由，總由孔丘教人之書多錯」。所以洪秀全佔據南京後，把孔孟諸子百家經書論說，盡行焚燬，禁止人民收藏讀誦，若不經天王蓋印而傳讀者，定然問罪，這是秦

殺第二焚燬中國文化的。

四、排斥知識分子 太平天國一班領袖知識淺薄，因此極端排斥知識份子，李秀成說：「天王不用讀書人」。因為知識分子工於心計，有其見解，不易改造，不敢任用。他對於童子，視為至寶，每陷一城過一鄉，必將所有童子盡行擄去。因為兒童天真無邪，容易受其麻醉成為死黨。後期的太平軍少壯幹部，都為初期所擄的兒童！

五、強打掠奪 依他們的解釋，天下是天父的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物歸於上主。所以他巧立「聖庫」名目，詐取人民錢財。在政權未確立以前，每遇富室鉅家，必一掃而空，專擄城市，不劫鄉民，以獲得衣物，分少許給貧民，說免租三年，爭取貧民信仰。那知取得政權後，即改變作風，要富者捐糧，貧者效力。限期將金銀米雞鴨茶葉之類，齊解聖庫，給予賞單。一戶不到，即全家處死。所款不足，即行鈔搜，殺其人，焚其產，名曰「打先鋒」。

六、迫害人民 太平軍的殘暴，也是歷史上少有的，每攻佔一城，必大殺三日。咸豐十年在江蘇無錫城廂內外，屠戮男婦老幼十九萬七千八百餘口，因為常熟縣人民倔強抗拒，遭戮者更慘。咸豐十一年江西瑞州地方，幾全而焦土。人民犯了天條在他所施的酷刑：「點天燈」，「五馬分屍」，「飛吊」，「火烙」，「割肉」，「抽腸」，種種匪刑下，喪失生命的二千萬至五千萬人。江南數省，受禍最烈，幾無地不焚，無戶不擄，死亡殆盡。這是中國歷史上受西方宗教迫害最大的一次。

我們看了太平天國作亂的悲慘史實，就恍然悟解了我們現在遭遇的禍根。太平天國作亂與本文本

無甚關係，然因為要便讀者瞭解西方宗教文化影響人類思想所造成歷史上悲慘作亂前因後果，故附帶予以說明。今日我們不僅憂慮現前的遭遇，並且憂慮我們中華民族太缺乏了自信心，一味盲從人家，甚至把自己祖宗毀掉，跟人家去信仰。現在自由中國各地教堂林立，幾近於太平天國時的規定，「二十五家應有一禮拜堂」。所以我們憂慮唯物論思想，即使絕跡於中國，但中國文化仍未能脫離西方文化的危害。太平天國神話的毒素，仍然潛伏在不少人們的心裡。則假使我們再不自覺肅清西方宗教文化的毒素。也就是太平天國的悲慘的劫運仍有再演的可能！希望我國文化界人士能有所警覺。

總結的說：唯物論忽視人性，只有物質文化，唯神論忽視人性。只有上帝，同為泯絕人性，否認人格的尊嚴，危害人類的生存，是不能適應人本時代文化的要求。

世界佛教友誼會在緬甸召集

飛仰光機中口占

扶搖鐵翅一毛輕，耳畔風雷九萬程，莫是耄來頭倒甚，涅槃不證上琉璃。

太空寥廓好翱翔，造化玄機暗自商，雲上騰陽雲下雨，分明天道有炎涼。起機時方大雨而，雲層上烈日如火。

飛瓦城機中

一飛人看又冲天，隱几長吟意自便（平聲），遮莫瓊樓高處過，不曾容易暫留連。

天馬行空不受繩，乾坤踏破豈尋常，雲從俯瞰人間世，渾似琉璃水族箱。空航無舟行岸移之相，下視林樾如藻如苔。

東初法師吟正

融熙初草

請 批 評 訂 閱

轉載

唐相國房融在粵筆受首楞嚴經翻譯考

羅香林

一、房融之筆受關係

廣州光孝寺，有譯經臺及筆受軒，宋元祐間知府蔣之奇爲唐相國房融建。考乾隆顧光修光孝寺志卷二建置「則天龍神元年，西域般刺密諦三藏，于此譯楞嚴經。中國之有楞嚴，自嶺南始。烏長國法師彌伽，羅浮山南樓寺沙門懷迪譯語，相國房融筆受。」是譯經臺筆受軒所由建立，皆因房融會筆受楞嚴經翻譯也。首楞嚴經者，佛徒所謂諸佛之慧命，衆生之達道，教網之宏綱，禪門之要關也。首楞嚴，梵音作 Surangama，有勇健之意。此首楞嚴經，並載首楞嚴咒，具悲天憐人之積極精神，意在救度沈淪，解放束縛，調伏暴惡，得大自在，力行勇健，得大無畏。與經文互爲表裡，關係頗鉅，故自唐宋以來爲之注釋疏解者，無慮十餘家，其與中國佛教傳播之關係可知矣。

房融事蹟，新舊唐書無傳，僅散見於本紀，及其他零星記述，故不爲世重。惟其筆受首楞嚴經翻譯，關係於唐代政治與中印文化者頗鉅，不容忽視。新唐書卷四則天本紀：長安四年十月，「壬午，懷州長史房融，爲正諫大夫，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按鳳閣爲武則天自中書省所改稱，鸞臺爲自尚書門下省所改稱，同平章事即任相職。又神龍元年：「二月甲寅，復國號唐，貶韋承慶爲高要尉，流房融於高州。」按則天於神龍元年十一月崩，惟先既老病，政權既移。是年正月，張柬之與羽林討亂，殺則天倅臣張易之張昌等，收承相承慶及房融繫獄，皇太子復位，是即中宗。是房融被流，當在繫獄之後，其任正諫大夫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僅四月耳。

房融在光孝寺筆受有楞嚴經翻譯之年代，諸書所記，殊有出入。然以開元十八年庚午（西元七三

〇年）釋智昇續古今譯經圖記所述爲最早出，其文云：

「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十卷，一名中印度那爛陀大講場，灌頂部錄出別行，右一部十卷，其本見在。沙門般刺密諦，唐云極量，中天竺人也。懷道觀方，隨緣濟度，展轉遊化，達我支那，乃於廣州制止道場居止。衆知博達，祈請亦多。利物爲心，敷斯秘藏。以神龍元年，龍集乙巳，五月乙卯，二十三日，辛丑，遂於灌頂部中誦出一品，名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一部十卷，烏長國沙門彌伽釋迦譯語，菩薩戒弟子前正諫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清河房融筆受，循州羅浮山南樓寺沙門懷迪證譯。其傳經事畢，汎泊西歸，因有南使，流通於此。」是房融參與首楞嚴經之翻譯，乃在遭貶出流經羅浮廣州時代。惟另據宋沙門咸輝所撰首楞嚴經義海卷一，論十門分別之八，則云：

「……先是三藏將梵本汎海達廣州制止寺，遇宰相房融，知南經，聞有此經，遂請對譯。房融筆授，烏長國沙門彌伽釋迦譯語。翻譯既竟，三藏被本國來取，率王嚴制：先不許出。三藏潛來，邊境被資，爲解此難，遂即去迴。房融入奏，又遇中宋初嗣，未暇宣佈。」

又顧光修光孝寺志卷二亦云：

「考通志，唐房融，河南人，聰慧好佛。武后時，以正諫大夫同平章事。長安末，嘗至南鑪。在廣州時，值天竺僧般刺密諦三藏，持楞嚴梵本，浮海而至。融就光孝寺譯出，而筆受之。今寺中有筆受軒云。神龍元年五月，經成入奏，適武后崩，融長流欽州，徙高州死。後僧神秀，入內道場，見所奏經本，錄傳於世。由是楞嚴大顯，遂爲佛學之宗。」

是房融於未遭流前，曾以主持南鑪，先至廣州，因參加譯經，至神龍元年五月，始譯成入奏。考融由懷州長史，拜正諫大夫，同平章事。懷州在河北道，如其人曾主南鑪，則似不在長安末年。又唐代考銓制度，自高宗上元二年，以朔南五管，黔中都督府，得即任土人，而官或非其才，乃遣郎中御史，爲補選使，謂之南選，即南鑪也。融於長安末爲相後，既非郎官御史之比，決無主南鑪理。可知融於未遭流前，參與譯經一說，未必可信。房融筆受首楞嚴經翻譯之年代，當以前一說爲近。諸書稱融於主南鑪時所筆受者，似由治襲唐代宗時惟憲爲首楞嚴經作疏，云自房融後人家首獲此經，其家人以譯言瀝管遺之，遂稱知南鑪耳。

房融曾參與首楞嚴經之翻譯，自五季以來，歷爲方內外人士所翫稱。雖首楞嚴經之本，容有人議其出於僞作，然無論爲真譯與僞作，似皆與房融有關。梁廷樞南漢春秋卷九藝文，載五代林衡題廣州光孝寺一詩，中云：

「開池曾記巖翻苑，列樹今存建德門。無客不觀承相視，有人曾悟祖師幡。舊題詞子景猶列，新種菩提葉又繁。無奈益州經卷好，千絲絲線未消痕。」

按此所云承相視，即指房融筆受首楞嚴經翻譯事，並見宋人蘇軾東坡後集卷十九釋教，嘗引子厚大鑒禪師碑後，云：「大乘諸經，至楞嚴則委曲精盡，勝妙獨出者，以房融筆受故也。」釋念常佛祖歷代通載卷十五，及方信儒南海百詠，均謂房融會於光孝寺助譯首楞嚴經。而筆受時大觀，則至元代猶存。元吳萊南海山水人物古蹟記，載融筆受時會刻銘於大觀，文云：「越南王弟建德故宅，在西域內。吳虞翻移交州時，有園池。唐六祖慧能，剃髮受戒。寺有壇，壇有菩提樹。房相國融，譯楞嚴經

，有筆授軒大觀。融自刻：「大唐神龍改元，七月七日，（按首楞嚴經義海，題作五月），天竺僧般刺密諦，自唐譯經，出此觀。堅潤可愛，藏殿內。有屈躬布西天衣，繡內相，大如兩指。」（信古閣叢書輯本）。

可知融筆受首楞嚴經之翻譯，在光孝寺會留甚深印象。考光孝寺，在唐會一度改置大雲寺，而當時各地大雲寺之建置，則與武則天之帝制自為有關。融在光孝寺筆受首楞嚴經翻譯，特武后既以老病垂危，被迫還政。意者融被流後，仍欲為之祈禱乎。日僧元開大和尚東征傳，曾記廣州大雲寺事，其文云：

「……端州太守引迎，送至廣州。盧都督率諸道俗出迎城外，恭敬承事，其事無量，引入大雲寺，四事供養，登壇受戒。此寺有詞梨勒樹二株，子大如棗。」

按廣州光孝寺，以有詞梨勒樹著名，故稱詞林。大和尚鑑真所至大雲寺，即光孝寺，無可異者。按大雲寺之所由建置，實因武則天頒布大雲經而起。舊唐書則本紀，天授元年七月：

「有沙門十人，僞撰大雲經，表上之。盛言神皇受命之事制頒於天下，令諸州各置大雲寺，總度僧千人。」

資治通鑑天授元年七月亦云：

「太后頒大雲經于天下。僧法明等，撰大雲經上之，言太后乃彌勒佛下生，當代唐為閻浮提主。（胡三省注：釋氏以人為閻浮提）。制頒天下，尋敕兩京諸州，建寺藏之。」

又新唐書后妃傳，高宗則天順聖皇后傳，云：

「拜薛懷義輔國大將軍，封鄂國公，令與浮屠作大雲經，言神皇受命事。春官尚書李思文，詭言周書武成篇，辭有垂拱天下治，為受命之符。后喜，皆頒示天下，稍圖革命。」

可知大雲經為武后命臣下與沙門等所偽造，為一種政治運用之作品。蓋武氏本出自篤信佛教之家庭，而李唐各帝，除武宗外，雖亦提倡佛教，然因

其本身與道教所推崇之老子同姓，每為道士所依傍，常故意抑佛，佛教地位在道教之下，故佛教中人，早思別為抵抗。嗣見武后臨朝，遂兩奉為宏法人王，其偽造大雲經，即變相之勸進表也。武后敕置各地大雲寺，即示國人以將奉天帝制也。自大雲經頒布後二月，武后即改國號曰周，立武氏七廟，以豫王且為皇嗣，改姓武氏。並下詔列釋教於道法之上，其制曰：

「朕先蒙金口之記，又承寶偈之文，曆數表於當今，本願標於曩劫。大雲闡奧，明王國之禪符；方等發揚，顯自在之丕業。馭一境而教化，安五戒以訓人。爰開革命之階，方啓維新之運。宜叶隨時之義，以申自我之規。雖實際如如，理忘於先後，細心懇懇，畏展於勤誠。自今以後，釋教宜在道法之上，緇服處黃冠之前。庶得道有識於依，極群生於迴向。布告遐邇，知朕意焉。」（全唐文卷九十五）。

此為佛教地位提升之表現，亦即武則天時佛教與政治關係之內幕。廣州光孝寺，唐太宗時稱乾明法性寺，為廣州唯一大寺，其會受命改置大雲寺，自無可疑。房融之參加光孝寺首楞嚴經之翻譯，似亦為祈求維持武后地位，或為武后解說之表現。

按房融蓋有文學，素喜與佛徒往來。首楞嚴經於筆者題銜，直署菩薩戒弟子固無論矣。而宋會要第二百冊，道釋二之四，亦云：

「唐世翻譯，有筆受官，以朝臣為之。佛陀多羅之譯圓覺經也，房融為筆受是矣。」

是房融筆受首楞嚴經翻譯前，且曾筆受圓覺經翻譯。雖圓覺經亦有人謂其出於偽作，釋智昇開元釋教錄卷九，大方廣圓覺修多羅義經條，亦謂：

「右一部一卷，其本見在。沙門佛陀多羅，唐云覺教，北印度闍賓人也。於東都白馬寺，譯圓覺經了義一部。此經近出，不委何年，且弘道而懷，務顯詐妄。但真不謬，豈假具知年月耶。」

然既是與房融有筆受關係，則無論其經為直譯與偽撰，亦可證明房融確有文學，及其與佛教關係

。又全唐書第二函第六冊，會載房融「謫南海道始與廣勝寺果上人房」詩，亦可窺其人信佛關係。其詩云：

「零落殘骸命，蕭條託勝因。方燒三界火，遽淨六塵情。隔嶺天花發，凌空月殿新。誰令鄉國夢，終此學分身。」

房融以懷州長史，一躍為相。長史為外官，從五品上，職級非高，其遽躋相位，實為殊典。意者亦以先曾參與帝制或與佛徒有勸進關係，始為逾格升擢乎。蓋房融本衣冠舊族，而又一家信仰，故與武后時政治，易發生關係。據新唐書宰相世系表所載，知融家上世，原與拓跋魏，關係甚深。非其先原自東胡所改姓，即為習染胡風之漢人。世系表云：

「河南房氏，晉初有房乾，本出清河使北齊，留而不還。廢族謂房為屋引，因改為引氏。乾子孫隨魏南遷，復為房氏。而河南猶有屋引氏。」

按融即自屋引氏所改稱之後裔，曾祖諱，北齊侍中，吏部尚書。祖恭懿，隨海州刺史。父彥雲，生立基，及融，與立靜。融子瑄，字大律，相繼宗。孫宗儒，御史中丞。乘稅書郎。瑄復，容州刺史。曾孫啓，容管經略使，門庭顯盛。別書有稱融為清河籍者，以清河為房氏郡望所出，非至融仍籍清河也。融子瑄，並篤信佛法。新唐書卷一百三十九，瑄傳云：

「房瑄字律，河南人。父融，武后特以正諫大夫，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神龍元年，貶死高州。瑄少好學，風度沈整。以蔭補弘文生……瑄有選器，好談老子浮屠法。喜賓客，高談有餘，而不切事。特天下多故，急於謀略攻取。帝以吏事繩下，而瑄為相，遂欲從容鎮靜，以輔治之。又知人不明，以取敗機，故功名墮損云。」

可知融父子，並就志佛法，意其家風如是也。又贊寧宋高僧傳卷八唐韶州今南華寺慧能傳，謂慧能弟子神會，於洛陽荷澤寺，圖繪禪宗傳法諸祖形像，太尉房瑄為作六葉圖序。則瑄與佛教關係密切，亦可知矣。蓋房瑄雖好談老子，然觀其處多事之

秋，惟從容鎮靜以輔治，意其好談老子，但取其自
然無爲之說，非信仰道教也。房融受首楞嚴經，
及其有關事蹟，可考者如此。

又當日曾任譯語之烏夷國沙門彌伽釋迦，據贊
寧宋高僧傳卷三極量傳，原註，謂「釋迦稍訛，正
云鐵佉，此曰鐵佉。」則在梵音，當爲 Megha-
sikhā。其事蹟諸書無考。

二、般刺密帝與懷迪

房融與首楞嚴經，有其受之關係，已如上述。
然或者又疑出此經之梵僧般刺密帝，爲僞託人
物，從而亦置於房融之筆受。蓋謂唐釋智昇，同
於開元十八年撰述之開元釋教錄卷九，乃謂首楞嚴
經爲沙門懷迪所筆受，未提房融筆受事。其共譯之
梵僧，亦云未得其名，與續古今譯經圖紀所述，適
相刺謬也。按唐世譯經，例由主譯者署名，其筆受
與助譯者則或署或不署，無一定書法。如上述大方
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據宋會要所錄，謂房融曾爲
筆受，而傳本圓覺經，則僅署「大唐西京三藏法師
多羅譯」。助譯人與筆受人，俱未提及，是其顯例。
又義淨在南海所譯各經，亦各有助譯徒侶，然其
傳本譯經，亦未署助譯人名。可知不能以開元釋教
錄所記首楞嚴經無房融題名，遂謂其果與房融無涉
也。至謂當時與懷迪共譯之梵僧爲出於僞託，亦斷
近武斷。蓋據義淨大唐求法高僧傳卷下所記，當垂
拱年間，貞固在光孝寺講律時，其駐寺高僧，確有
似般刺密帝之人也。求法高僧傳卷下又重歸南海有
師資四人志獨貞固傳云：

「(貞固)……以垂拱之歲，移錫桂林，適化
遊方，漸之清遠峽谷。同緣赴感，後居番禺府。
法徒請開律典，……經乎九夏，爰覽七篇，善教法
徒，汎誘時俗。于時制旨寺恭簡梨，每於聽席，躬
自提獎。可謂循循善誘，弘濟志倦。開梨則實真出
家，高行貞節，年餘七十，而恆敬五篇。有臨之人

，可逢上智。實乃神池森漫，引法海以通波，思微
崖鬼，疏懸懸而騰翕。深明幻本，巧悟心源。雖閑
諸法體空，而利物之用盛集。權有爲之福業，作無
上之津梁。而廣寫藏經，常營衆食。實亦衆所知識
，顯物成生，勸悟諸人，共敦律教，固師既法徒言
散，還向峽谷」。

貞固於光孝寺所見之恭簡梨，雖初在垂拱之歲
，然可能住至神龍元年。此恭簡梨，其開梨二字，
爲灌頂師尊稱，恭則爲此僧名字。此僧與續古今譯
經圖紀，及贊寧宋高僧傳卷三唐廣州制止寺極量傳
所云之般刺密帝，年代相當，其「深明幻本，巧悟心
源」、「利物之用盛集」，與「衆所知識，顯物成
生」，亦與般刺密帝之「利物爲心，敷斯秘蹟」，
「衆知博達，祈請亦多」，之性格相合。其身爲灌
頂師，而又「屢寫藏經」，亦與般刺密帝之「遂於
灌頂部誦出一品」者，性質相合。而般刺密帝，梵
音作 Paramatā 與梵音「極敬」作 Paramatā
者相混，似爲 Paramatā 之誤書。敬與恭，意義
相近，是恭簡梨，似即般刺密帝連繫灌頂師一尊號
之名稱，脫非爲同一人物，或不致巧合如是。特以
其誦經是經後，即離廣州，或本意不欲以名自顯，
鈔錄時亦未具其名耳。如般刺密帝之事蹟非僞，則
嘗爲般刺密帝受之房融事蹟，亦不能謂爲僞託。抑
房融至粵，既爲遠近人士，脫其人未嘗參與者楞嚴
經之譯事，佛徒當無授以爲重之理。斯亦至可省察
之反證也。

抑或者又以釋智昇續古今譯經圖紀卷末，自附
小注，謂「前紀所載，依舊錄編，中間乖殊，未曾
刪補；若欲題號，請依開元釋教錄」，因而與般刺
密帝於灌頂部誦出一品，房融曾爲筆受事，爲智昇
依據舊錄所乖誤。不知智昇此註，乃泛括全書，非
指首楞嚴經事。且小註最後，亦明謂「除此方撰
集外，餘爲實錄矣」。首楞嚴經性質，非此方撰集

，即亦不在智昇所謂須依開元釋教之類矣。

至當日同任翻譯之羅浮山南樓寺沙門懷迪，則
除上述開元釋教錄卷九，嘗爲著錄外，並見贊寧宋
高僧傳卷三本傳。且俱謂懷迪以「久習經論，多所
該博，九流七略，亦討尋。但以居近海隅，數有梵
僧遊止。迪就學書語，復皆通悉」。又謂其嘗受梵
僧菩提流志招引，以共譯大寶積經。起神龍二年，
詔寧宗先天二年，則必以其共譯首楞嚴經，既見明
效，而後梵僧菩提流志，乃爲延招助譯大寶積經也。
開元釋教錄記其參與首楞嚴經之翻譯，乃在譯訖
大寶積經南歸以後，殆先後倒置耳。(轉載於學術
季刊第三卷第一期。本文未完。待續)

(上接一五頁)

說，這點懷疑，正是天性自發的不忍之心，他不知
道這是務實作聖的基礎不能擴而充之，究竟說來，
這事有何難辦？若作到讀者文摘所說那個小把戲那
樣死在窩裏，也就是了。雖然讀者文摘的主角，也
不知道這一點不忍之心，是務實作聖的基礎，不能
擴而充之，僅不忍於小豬而忍於其他生物，但這是
更進一步的說法，若一切不忍，與聖賢有何區別？
實了這隻羊，雖然得了少許代價，而作了自己所不
願作的事，精神的痛苦，不是少許代價所能補償，
究竟代價問題猶小，世俗的看法，認爲無用之物，
何必久留。所謂有用無用，只是以利爲本，若不是
內重外輕，確能自信的人，打不破這個圈子，此常
人之所以終爲常人。忍字從刀從心，狀其痛苦，聖
賢的心需要不忍，也需要堅忍，以不忍之心得善，
在所必作，以堅忍之心止惡，在所不作。善經所說
「人心唯危，道心唯微」，於人心堅其能忍，才能
由危而安，於道心充其不忍，才能由微而著，其中
分別，說來甚精細也甚明瞭，只是公私之分，義利
之辨耳。

緬甸的「點燈節」

樂觀

記得在八月間臺灣「菩提樹」雜誌編者朱斐居士來信索稿，當時正是緬甸佛教「安居節」時期，我勉強寫了一篇「緬甸佛教的安居節」文字寄去，現在，已經三月安居期滿，「解夏節」過去十天了，緬人在「解夏節」那天的狂歡熱鬧，和各寺廟中老少比丘的行動態情形，不時還浮現在我的眼前，今天不妨把它寫出來，以餉人生月刊讀者。

我國農曆今年九月十六日，那一天，就是緬曆七月十五日「解夏節」(又名點燈節)的日子，七月十五日，緬人叫作「得食九月盈日」，「得食」兩字，古音是「沙唐」它的根源出自得楞語，其義為「輪臥」，即中國佛教名曰「安居」，「九」之一字，就是「脫落」，「解除」，「解放」的意思，緬甸這個七月的月名，如果依照中國佛學詞句，即是「解夏」。「解夏」是什麼意思呢？「解夏」就是「結夏」的對立語；有了「結夏」，才有「解夏」，「結夏」就是一夏三個月內佛教僧徒禁止出外行脚而致力於坐禪修持的意思，亦即是由緬曆四月十五日起至七月十五日止三個月為結夏安居期，到了七月十五日這天，結夏安居期圓滿，就是「解夏」，即中國佛教所謂「解制」。

數萬之多，心有所不忍，乃領旨嚴禁屠殺牲物，到後來這種祭祀的風氣儀式，因之就宣告絕跡了。

在今日緬甸人民於「解夏」節到來這天，都是到各大小佛教寺廟裡拜佛供僧外，還向長輩行敬禮，求長輩寬恕其過去的過失，而表達懺悔之意，於是又有了「敬老會」的舉行，向所有的年老的親長朋友行禮致敬，而形成緬甸人民的一種美好習慣風尚了，政府在「解夏」節這天，照例全國各機關學校一律放假，以示共同慶祝。

緬人的習慣每年在「解夏」節來臨的前幾天，家家戶戶無不富有的窮苦人家，都一律預備燈火，大都市馬路上，通衢行人道上，都架起高大的綵牌燈樓，安上無數盞日光燈和電燈，綵牌上掛着大佛的佛像和比丘托鉢像，從「解夏」節前一起，一到傍晚時候，各家門前都點起燈火，全國大放光明，就是住在緬甸地方的華僑、印僑、英僑，也同樣點綴着熱鬧，大街小巷掛的燈的顏色固然五光十色，種種不同，就是設計的樣式，也不一樣，有的像天上的星星，有的像一朵花，有的像火炬，有的像一條花綵，互相競賽，各顯巧妙，以令觀衆驚歎，小孩子們都歡天喜地燃放火炮，少婦少女打扮花枝招展，或坐在門前，或成群結隊，往街上遊行觀燈，到處都見到人潮，從這天起，一共三天，這三天當中，是緬人喫喝玩耍的狂

歡快樂日子，緬人在這三天當中，第一件大事，是各人都得要換上新衣，即穿上新鞋，或家裡沒有錢，也還設法典當，或者向人借貸，寧可再多過幾天苦日子，喫幾天白飯，甚或少喫一頓飯，都是甘願的；這個點燈節，是少不得。今年仰光地方有一個窮苦的姑娘，因為光錢縫製新衣，傷心不過，還吊頸死掉呢！可見緬人對這節的重視。

「解夏」節為什麼家家戶戶要點燈來慶祝呢？這裡面却有一段逗人興趣的神話故事，據說，釋迦牟尼佛成佛後，度過六次「安居」，在第七次結夏安居這天，時為大曆一〇九年四月十五日，在舍衛城南門附近一顆菩提樹下表演降魔法力，前來參觀的人很多，佛表演完畢，突然騰空到忉利天去了，觀衆們見不到佛，個個都很驚愕，乃向佛的弟子阿羅漢尊者詢問詳情，阿羅漢告訴他們說佛已去忉利天了，將在天上安居結夏，過了九旬到解夏那天才回到人間，到了七月初八日那天，衆人們突然生起了疑念，佛陀於解夏日回降人間時，是不是要回到舍衛城來呢？抑或要到其他地方去呢？他們爲了這個疑問，於是大家齊至目犍連尊者處探問，目犍連亦不能預告，就上天去問佛，佛告訴他說將在舍衛城沙那固城(距舍衛城有四百〇五里)回降人間，目犍連回到人間，就把這消息轉告衆人，一般信佛弟子，便群向舍衛城沙那固城遷移，

到了七月十五日「解夏」日那天日落時，衆人們懷着虔誠的心情點燃了臘燭火把來迎接佛陀，慶祝佛陀由忉利天返回人間，這是緬甸點燈節的由來，另一說，是佛昇忉利天爲其母摩耶夫人說法，這一天晚上回降人間，衆信徒爲了表達敬意，特地燃燈歡迎，總之，這個「點燈節」，就是迎接幸福意思。

緬甸自從有了這個點燈風氣之後，不單是在「解夏」日那一天要點燈，就是在前一天及後一天也照樣燃起燈燭，所以變成三天慶祝了，據我的考察，前一天是預祝的意思，後一天是緬人敬拜家神、灶神、門神、樹神、椰子神的一種表示；鄉間地方在七月十五日這天晚上另有一種「放河燈」的點燈，在日暮時，村民們劃着精巧美麗的小艇，至江心或溪流的中心停着，艇上放滿許多紙糊的油燈，裡面裝上陶土製成的燈盞，安放在竹排上，或者芭蕉葉上，隨水流去，每村莊都放幾千盞河燈；在遠處眺望這些在江水面上的浮燈，好似萬朵火蓮一般，加之天上的月光照耀着，這天的夜景，確實奇妙非凡，他們爲什麼還加上這個點燈呢？據說，是紀念一位神，這位神的名字叫「信鳥巴谷」，我們貴國一般華僑附會說這位神就是地藏王菩薩，又說，因爲阿羅漢王曾用船載送地藏菩薩而獲得幸福的，這全是胡說緬甸的佛教完全是原始佛教的胎型，他們根本就否認「菩薩」這個名詞，那知道還有地藏菩薩呢？硬要把地藏菩薩拉來緬甸遊歷一下，豈不笑話嗎？我雖然沒有詳細考察過這

位神的身分歷史，但據緬人對信神的濃厚觀念上去推測，可能是敬拜「河神」的表示，也許華僑看到我們國內七月三十日晚放河燈故事，故而有此附會，在這個節令裡，緬人除了點燈放河燈外，還有「放鵝燈」的舉動，放鵝燈的日期，是由七月十五日至八月「光明節」日止，這種燈，緬人稱為「飛的火屋」或直譯為「飛的火桶」，因其形狀像桶一樣，但亦有似象似牛，羊等動物的，據說，佛陀離開王宮和愛妻，入山修道時，渡過阿摩河之後，拔劍劃斷頭髮，向天空高擲，因其出家修道的誓願宏大，佛的頭髮便吊在空中，直至天帝釋用金盒捧接著，在天上起塔供養，緬人放這種鵝燈，是爲了向天上佛的髮塔敬禮的意思，也無非爲了祈求幸福。

在過去時代，緬人在「安居節」三個月內，是不能結婚的，也不能隨意遷居，此時，一般青年男女就少有尊重這種風氣了。

「解夏」節前一天，寺廟中的情形又是怎樣呢？上午，由一般男護法居士到廟裡在大殿佛座面前搭上一個高大的台子，用白色紙糊上頂蓬，四面繫上許多多的五彩紙花，掛上用紙剪成各種樣式的幢幡寶蓋，頂蓬裡安上日光燈，台子上擺上數百個瓷碗，茶碗，湯碗，碟子，盤子，一個連一個有秩序的擺著，這些東西，就是寺廟附近一般男女信徒買來供養和尙的，一面煮上一大鍋稀飯，同時又

請來一班音樂人員，從中午起，就開始奏著幽揚的古代音樂，這時一般婦女信徒，三三兩兩頭上頂著各種各樣的水菓食物前來拜佛，把食物都放在台子上那些空盤空碗裡，供養都要剝去皮壳，糕餅糖食也要用刀切開，非此不爲恭敬，到下午三點以後，所有附近一帶地區居住的青年未出嫁的女子，集合在一處，下身穿著一色鮮紅顏色的綢裙，上身穿著一色白玻璃紗的褂子，頭上戴著一樣形狀的竹笠，打著赤腳，手上捧著白瓷面盆，裡面裝滿了米、香蕉、椰子、花、燭、東西，她們一個跟一個排成行列，後面就是一群穿著綠色子裙白短褂的男居士，最前面由歌班班頭引導，歌班前面由四個男人抬著用紙花裝成的一個大花圈，圈子周圍掛滿了瓷碗，瓷盤，手巾，肥皂，這一類用的物品，像這樣綠男紅女有聲有色一個個大的行列，邊走邊歌邊舞，走過幾條大街，然後走到廟裡來，各人把供佛的菓米放在台子上，然後一齊拜佛，此時大殿的音樂與來的歌舞聲又交響起來，接著大家又欣賞一群小姑娘的歌聲，完畢之後，各人接著一盤八寶稀飯坐在露天草地上喫起來，喫完了，個人散去，這天夜晚，大殿裡音樂奏進通宵。

「解夏」節當天清晨，各男女信徒，紛紛到廟上來拜佛，完畢之後，又向方丈和尙道喜，祝賀安居三日功德圓滿，並供養食物，廟中居住的僧衆也同樣接受信徒們的拜賀，中午，信施家請全寺比丘到他家去應供，（

應供的禮節款式我早在那篇緬甸佛教漫談文字中說過不贅）午後，這就是寺廟和尙行動的時候了，由方丈和尙率領著全寺的比丘大眾，齊到附近二十里以內地區戒臘最高最大的長老比丘處去參拜，（緬名叫做草朵）這也就是向長老戒臘的一個禮節，（沙彌不去）看安居節九旬期中有無違犯戒律情事，如有犯戒行為，就得當大眾前發露懺悔，經長老戒臘明後，乃可得清淨，另外的一種意思，是戒臘淺的向長老的一種尊敬的意思，並不限於同一宗派系統，大家齊集後，照例由那位長老比丘率領大眾到佛殿中舉行懺罪儀式，依著各人受戒的年限，有秩序地一排一排都跪在地下，最前面的一人，就是那位長老比丘，我區區今年躬逢盛典，却站了倒首第一的位

置，這一次，到那裡去懺罪的統計有五十餘人，（據說還有數百人的場合）大家排好秩序後，由一人宣告今天到來一共有若干人，然後，首先由那位長老比丘唸誦「巴利」經懺悔文三遍，於是每個一個每人照樣唸誦三遍，每人唸誦三遍完畢時，大眾齊聲唱唸達都！達都！達都三聲（譯曰善哉善哉善哉）大眾唸誦完畢，然後又請那位長老比丘出班坐在上首，大眾又向他誦經參拜，他也照樣爲大眾唸誦巴利經加持清淨，這種過場完畢，接著又舉行接受信徒供養的儀式，在家信徒在佛門前舖上一條很講究很長的地毯，兩旁都由婦女們各人捧著香花燭、肥皂、手巾、煙葉、火柴、牙籤等用品，這時長老比丘前行，大

衆一個跟一個走過去，每個比丘經過她們面前，接受她們一份供養，散班後，長老比丘又在房中接受比丘大眾的供養，「解夏」的一幕，於是完成；要說「解夏」真正圓滿時候，還要等到明天日出時呢！這天晚上，各大寺廟上天然燈火，老少比丘面上都是顯着欣悅快樂的神色，從明天起，住在寺廟中的比丘，在行動上，就可以自由不受限制了。

民國四十三年農曆九月二十六日
緬甸解夏節後十日於仰光

（上接二八頁）

來監視他們，他們一直到市政府遞過請願書得到滿意的答復後，又結成隊伍回到象坊橋解散。這一天，真個轟動北京城，「瞎子」和尙示威，頓時成了人們談話新鮮資料，遊行第二天，各大小報章一致刊出昨天「和尙遊行示威打電車」花邊大字新聞，有的報紙的社評，替和尙抱不平，痛斥電車公司非法胡鬧，不該欺壓和尙，咸認爲和尙這一行動是應當的，全作正義的援助，一面督促政府制止這種暴行，懲辦電車公司負責人員，經過這樣一來，市政府乃派員出來調停，徵詢佛教平民教育聯合會意見，只要條件上不太苛刻，政府一定接受主持解決這件糾紛，覺先和尙認爲政府既尊重民意，也不作過份的要求，只限電車公司即時遷出，將鐵欄寺交還原住持僧，寺中所受損失，由電車公司酌量賠償，市政府一一接受，不幾天，這件轟動社會的新聞，也就順利解決，再也不見有人來欺負和尙了。

人生 專題

漫談人生問題

念生

十三 再舉一些證明

由於上節所引，我們知道古今人環境雖有不同，而良知不改變，不但由水心的文字裏有所表現，還可以由日常習見的文字裏，舉出證明。中央日報兒童週刊第二四三期，有何筑笙先生所作下列一篇「可憐的小黑狗」的文字：

「隔壁張媽媽忽然患了打擺子（瘧疾），終日冷一陣熱一陣的在床上叫苦，鄰居李媽媽就告訴張媽媽說買一隻小狗，特別是純黑色的來吃，保險立即就會好，而且以後不容易生病。於是張媽媽就叫張伯伯趕快去替她設法買一只小黑狗來。」

昨天我放學回家時，見張伯伯帶着一個人，後面牽着一隻小小的黑狗回來，我們這群愛管閒事的小孩子馬上就圍攔了上來，小狗隨即狂吠個不停，一面張開小爪子向四方撲過去，但牠頸子被繩子吊着，所以撲不過來。張伯伯接過繩子，把小狗繫在柱子上，然後給了那個幾張十元的鈔票，那人頭也不回的走了。

這時，我才得仔細的看這隻小狗，牠全身黑得似倒了一桶油墨，並且烏油油的閃着亮光，長長的尾巴在地上拂着，高聳的耳朵，不時顫動着，兩顆小眼珠溜來溜去，流露出一道不勝悲傷的神情，冷冷的睜着我們。

半夜裏，那隻被吊着的小狗還不住的在狂叫，凄厲的聲音籠罩在我的心臟上，我真的要流淚了。第二天晚上，我們全家在吃晚飯時，張伯伯特地送來了一大碗噴香似豬肉的狗肉來，雖然家人們都讚美着美味，可是我的腦中却浮着昨天那隻全身烏黑、會叫、會跳、可憐的小黑狗，我望着肉，一口也不吞不下……。」

（成功中學）

這個週刊第二四六期，又有蘇樺先生所作的一篇「他毀了彈弓的」文字，也把他抄在下面：

「星期三上圖畫課，孫老師拿了好幾幅風景畫給我們欣賞，並且告訴我們，利用星期天郊遊的機會，順便作野外寫生練習。當時我約好了林志堅、劉良模、高立國、黃來福和黃星華等幾位同學，還邀了金友石，請他陪我們畫畫，並且能隨時作我們的小老師。」

到了星期天，太陽紅艷艷的，天氣可也不太熱。我們都在學校裏會齊，並且決定到了水源地的後山，烈烈附近去找寫生畫的對象，便出發了。

走近烈烈祠，看到那裏一片都是蒼翠蔥蘢的樹木；黃星華便提議說：「我們好久都沒有到這裏來玩過了，先進去坐一會，再出來畫畫吧。」

從烈烈祠大門進去，坦平的前道，兩旁都是樹木，枝條交錯，綠葉掩映中，傳來陣陣婉婉悠揚的鳥聲，使人特別感到涼爽和幽雅。我們一直向祠後的小山丘走去。到了頂上，涼風吹拂得人更舒適了。我們選了一處草坡上坐下來。黃來福忽然從袋裏掏出了一把橡皮彈弓，在我們眼前晃了一晃說：

「看！今天我帶了這個來——這裏鳥很多，讓我們試目力去！」說着，站起來，一撒腿他就跑到樹叢裏去了。

過了一會，忽然聽見他「哈」的一聲，又嚷着說：

「快來！你們快來看，我打到一隻鳥了！」

我們便一窩蜂地朝着他叫聲的地方跑去；果然黃來福手裏拿着一隻全身羽毛金黃色的小鳥兒，頸子被打傷了，淌着一滴滴的鮮血，氣息奄奄地在那裏微微搏動着。

林志堅說：「可憐的鳥兒，恐怕活不成了！」

金友石也說：「這樣美麗的小鳥，就這樣給打傷了，真可惜！」

正在這時，天上忽然又飛來一隻毛色體態和這隻受傷的小鳥一模一樣的大鳥，鼓動着雙翼，眼睛盯住了牠被害的孩子，在我們頭上，啾啾啾地哀鳴着，迴翔着。

我說：「黃來福，你看，小鳥的母親來找牠的孩子來了！」

高立國說：「我想，牠在生氣，也許向我們哀求，黃來福，你實在太狠心了！」

我們你一言我一語，說得黃來福低下了頭，羞慚地說不出一句話來，就三脚兩步趕了過去把手上的小鳥輕輕地放到樹枝上。

突然，我們看見那隻母鳥猛烈地飛撲下來，站在樹枝上唧唧啾啾地啼着，音調又像愉快又像哀傷。那情景真使人感動極了，大家便都默然無言地退後着，站開去。

這時候，黃來福忽然「咕噠」一聲，把彈弓折成兩段，又用勁撕下了橡皮，並且把它們一齊狠狠地扔到遠遠的山那頭去。」

這個週刊第二八三期二八四期群燕先生的一篇「打獵記」，也是這類性的，但是祇仁於鹿，不仁於雉。「今日世界」第六十一期「學生園地」裏王碧先生所作「平和白兔」則寫得較為圓滿。現在不再抄錄，以免繁文。寫這類文字的人，固然表明了本性的善。肯把這類文字，選入刊物的人，也是對於本性的善，有所認識。誰說現在人的良知與古人不同呢？良知雖然相同，到了利害當前，未必不作殺害殘忍的事，就是陽明說的「動於欲，假於私」，也就是孔子說「日月至尊」而不能「日日克己復禮」。

由於以上所舉現代幾篇文字，證明人類的廣大同情心，確有異於一般動物，是儒教性善之說所由建立。人性所以是善而不是惡，就是因為善念的發動，不需物質的引誘，惡念的發動，必需物質的引誘。例如水心說為折足的蟋蟀流淚，為受傷的黃雀

鳴咽，以及她的兩篇文內同情於蜈蚣鼠子，她是爲名呢，是爲利呢？兒童週刊兩篇文內同情於狗和雀，他們是爲名呢？是爲利呢？這是無條件的善念。若轉念一想，蜈蚣鼠子，有害於人，應該殺死，狗肉治病，鳥肉充饑，沒有不可以殺的，就是有人性的惡念，作善不要條件，作惡須有條件，乃是人性本善的理由。但是每人有了知識便有許多條件，擺在前面。若是天性不厚，受了許多條件的牽引，便能阻滅善念，發揚惡念。孟子注重最初無條件的念頭，主張性善，荀子注重轉入有條件的念頭，主張性惡，當然孟子認識了人類本性，荀子只是認識失掉本性的變態。後儒有的連什麼是善，什麼是惡都不明白，無怪乎議論紛紛，莫衷一是了。

有人說：「兒童週刊，只是給兒童閱讀的文字，謝水心的敘述，也是兒童時代的事，不是具有高深學識的人，所應注意，你竟像引經據典的加以討論，真够上孩子氣了。」我說：這正是水心所說他那個成人朋友的見識。爲了證明人類具有善愛異類的同情心，若由儒釋兩教的典籍裏拾材料，可以說是不勝徵引。現在舉出這淺而易見的幾篇文字，更可以說明人的良知，是本來固有，不是受了學說的影響。若說這是孩子氣，孟子說過：「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又說：「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赤子的心，即是異於禽獸的幾希，爲庶民所去，君子所存，怎麼可以輕視呢？又有人說：「孟子所說良知良能，下文明說愛親敬兄，赤子之心，異於禽獸，也當指此而言，你爲什麼扯到對異類的同情心上去。」我說：孟子明說良知良能，是不學而知，不學而能。難道說對異類的同情心，是學而知，學而後能嗎？既是不學而知，不學而能，當然就是赤子之心。若說到異於禽獸，禽獸也知愛親，也知合羣，僅說孝弟，不是異於禽獸，正是同於禽獸。只有同類而兼及異類的廣大同情心，才地地道道是異於禽獸。至於孟子在異於禽獸的下文續說歷代聖人修己治人的事，乃是由不忍之心所發。孟子又說：「先王有不忍

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異於禽獸是不忍人之心，歷代聖人修己治人，是不忍人之政。更徹底一點說，聖人既有不忍人之心，即有不忍物之心。因爲下句說政是治人的，故上句也專就人說。不忍於人，亦即不忍於物。陽明說：「良知只是一箇」。又說：「齊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是就人之良知，發見得最真切篤厚處提醒人，使人於事君處友，仁民愛物，與凡動靜語默間，皆只是致他那一念事親從兄，真誠惻隱的良知，即自然無不是道。」（見前引答徐又府書）由此可知兼及異類廣大同情的良知，即是事父從兄的良知，合而言之，爲異於禽獸的所在，必須這樣解釋，其理始通，其說始圓。

我現在再舉一個外國人所寫的故事，以證明外國人的天賦良知，與我國傳統說法，無有不同。四十年十一月份讀者文摘有下刊一篇文字，題目爲「小把戲」：

「當我還是個小孩子，住在父親的農莊上的時候，有一隻母豬或許由於青春適意，竟錯了佳期，在初秋時生下一窩十三隻小豬。其中除了一隻以外，都生得皮光毛潤。只有一隻晚生，因爲先天不足，每蓬吃奶時，便被其他各隻擠得無容身之地。小東西腿軟無力，還不能站直，父親便把它抱回家來，放在母親的膝上，說：

「一個小把戲，我想你或許高興把它放在一個箱子裏，或是其他什麼地方。」

母親將一件帷裙放在椅子上，把小把戲放在上面。她熱了一些牛奶，用手指沾着讓它吮吸，父親也這樣幫着做，直到小把戲飽暖睡著。

很快地瓶子便用以代替了手指，一個禮拜以內，小把戲便發育正常，成了一隻活潑健康的小豬。母親在廚房門後爲它放了一個箱子，照料它的職務便落在我的身上。

「把牠飽肥起來」，父親若有所思的望着牠說。感恩節宴我們將有一隻美味的「烤豬」。我們便餵牠甜乳、穀米、菜蔬。不久牠便長得滾圓美麗。母親尋蛋餵鷄時，小把戲便跟蹤裙後。一路上

呼！呼！呼地發出一種快活的低音，要東西吃時則高叫長鳴。牠安靜地讓我替牠擦洗直到身上發紅爲止，還馴服地讓我在地頸上繫上一條更紅的緞帶。圓小雞的鼻子，小而明亮的專注的眼睛，還有那條尚未捲起的小尾巴，憑這副長相就包可得到家人的歡心。

一向講究美味的父親，滿意地注視着小把戲一天一天成長。「等二十九日到來時，承辦盤餐平擺的小豬，應該已經長得相當美好」。遠在十一月初，有一天父親在梯上擡着身俯視小把戲用鼻子把小豬從餐盤趕走時便這樣說。

母親沒有答腔。他如何能如此無情？可憐的小把戲！我把牠抱了起來，抱在自己懷裏，不勝厭惡的望着父親。

幾天以後，父親對母親說：「你可開始準備填塞烤豬肚裏的乾麵包」？

「老天爺！」母親惱怒地說，「你是想那隻豬能够長成一隻大象？」

此後不久，小把戲開始跟蹤父親。它蹣跚地跟在父親腳後，把牠那淺紅的小鼻子好奇地伸進父親刻好的菜坑，或是父親從事的工作裏。

感恩節逐漸接近，父親也更頻繁地提起他所期望中的美味。他問母親，烤炙時是否要把一個生頭莫放在小把戲的嘴裏。還說：「除了烤豬以外，是否還要其他東西？——我不知道只有豬是否够吃。」

「噢」，母親說：「我想可以做一隻烤火雞。老禿已經長得又肥又好。」

父親點頭說：「也好」。

以後的日子裏，父親把小把戲的日食乳量飯量加多，還給牠穀米和切碎的南瓜。母親變的日見沉默。我爲小把戲傷心，並且避免碰觸到父親。

感恩節前兩大，父親殺掉了老禿，在大銅鍋裏注滿滾水開始清洗。「這是你的火雞」，他對母親說。今晚我要把豬捉來，老吳可以替我們殺。」

晚飯以後，父親帶走了小把戲。它被裝在一個箱子裏，掙扎，踢叫。母親和我坐在燈旁，神經緊

張的聽到——只是想像，因為老吳家離我們還有一哩——痛苦而懼怖的尖叫聲，眼裏看到滴在雪地上的斑斑紅漬。

大約九點鐘時父親歸來。他把馬匹放進馬廄，隨後便向廚房後門走來。喊着道：「把它放在那裏？」

「地窖裏」。母親冷冷地說。

感恩節的早晨，早餐剛剛用畢，父親便把那個粉紅色的小屍體搬出。看到屍體，我大哭著奔出廚房。

傅蘭克叔父和賈薩林嫗嫗，還有其他親戚相繼來臨。兩點鐘時大家圍着餐桌坐下。火鷄放在母親面前，身呈玫瑰棕色的小豬則擺在父親前面，小豬嘴裏還有一枚紅蘋果。

父親在每一位的大盤子裏添菜——一片淡紅色的豬肉，一些棕色的脆皮，一湯匙混有牛油奶油的洋芋糊，還有一湯匙豬肚子裏的填料。母親則若有所思地專注在切割火鷄。

當父親爲母親以外的各人添好食物以後，他望着她說：「我來給你切一片走油的豬肉。」

母親極力克制自己。「我一點都不需要，謝謝你的好意！」她突然的說，接着眼淚便奪眶而出。我們都抬頭望着她。客人們不勝驚訝，我的眼中滿是眼淚，不禁抽噎。父親從桌旁站起，走出房外。

母親擦乾眼淚，用顫抖的聲音說：「那是小把戲，我用手把牠餵大——牠緊跟着我們繞，我不明白——父親如何忍心如此！」

恰當此時，她那聲帶哭音的歡語被一陣斷斷續續地掙扎中的尖叫豬聲打斷。我們還聽到父親提高着喉嚨親昵地責備着說：「捏掉你的舌頭，你這討嫌的小畜牲」。父親走了進來——在他懷抱中掙扎着的淺紅皮膚的身軀正是小把戲。

每一把椅子都被推到後面，食物在盤子中逐漸冷卻，我奔向小把戲道賀，把牠拖進我的懷裏。「呀！」母親親昵的喊着說。「怎麼回事——藏在那裏——。」

「噢」，父親說，眼裏閃爍着因詭計得售而得意的光輝，「當我看出你真的倒盡了烤豬的胃口時，我想我應該想個辦法救救小把戲的皮……因此我把另外一隻帶去老吳家裏。」

「還是個善感的傻瓜」，傅蘭克叔父說。母親揩乾了她的眼睛。

就我記憶所及，小把戲肥肥胖胖地很活了把年紀，最後死在牠的窩裏。」（譯自十二月份讀者文摘）

這一篇文字曾譯於中央日報，充分說明了人類有天赋同情於其他動物的良知。牆內的主角，並不

是信了陽明學說，或是信了佛教，或是有何作用，而實是自然發動。尤其在上帝造物以供人食的感恩節，有了這樣人物一體的觀念，乃是百分之百的自然發動。這個自然發動，就是人性本善的根據。人性之善，並不因有上帝造物以供人食之說而消滅。這一類事，無時沒有，隨地可見，西洋固是「行而不著，習而不察」。中國儒家末流，也因思想限於「自私自利的小圈子，根本不知什麼是善。其所謂善有時恰好是惡。因而對於人性本善之說，發生疑問，若知道善字的解釋，即是萬物一體之仁，除此之外，無善可言，則真理不辯而明。性善的發現，有時先及所親，就是孟子說的愛親敬兄，有時先及所見，就是齊宣王見牛而不見羊。孟子懂得這個道理，所以說「是心可以王矣」。而又知道齊宣王這一行人，不能接受澈底戒殺的道理，所以給他說一個遠庖廚的變通辦法，以涵養其不忍之心，而使一急其所急，推此心於民事。到了漢儒，竟將孟子的遠庖廚附會於禮經之內，乃是得少爲足。講到究竟道理，應該是子思所說「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纔是天德王道的極致，豈可限於所見所聞，以自欺爲自慰呢？讀者文摘這篇文章，寫得恰如其分。文內的主角，不忍之心發動，不但限於所見，而且限於習見，只對於殺這個小豬，感覺不忍，而對於殺其他小豬及火雞則沒有不忍，尤其當其主角提了這個小豬去殺時，母子雖然不忍而並不阻攔，這都是徇於私欲狃於習慣。我家鄉曾有一位老

「亮子」齋隨筆

樂觀

小引

若干年來，我都是過着雲水生活，好行脚，長期四方走動，因而聽到不少些稀罕古怪的事，自然都是與佛法有關的，平常少有機會提筆，偶而想到這些事，隨時又把它忘了，這次來到緬甸，過了幾年清靜日子，包飲放下，狂心歇了下來，過去從眼根耳根收攝下來的個個種子念頭，不時都從八識田中翻了出來，猶如五彩電影一般，一幕接一幕映現在眼簾，我隨時把它記錄下來，裡面有興奮，亦有悲哀，有光榮也有恥辱，有酸楚，有恨，還有淚，却都是些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東西，我常常見到有些什麼齋隨筆文章，我這些東西也就近於隨筆一類的文字，只重事實，不假文飾，我也想學人們用什麼隨筆筆，若就內容來說，都是含有稀奇的成份，本想用「奇怪齋」三字，後來一想不妥，佛法是不容許奇怪的，再就我現在的處境，很可用得上一「椰風蕉雨齋」的字樣，這個名詞固然很好，也很雅，可是，與內容就不大相稱，裡面所寫的不是南國風光，全是我中國佛教裡玩意的，覺得又不妥，我想了幾天，倒給我想到一個很適當的若詞，我們禪和子口裡不是常常有句「沖亮子」的俗話嗎？這句話的意思是指說白話，談閑天，談空話，恰好，這裡面些個材料都是過去的事，本可當作閑話空話，不妨用「亮子齋」隨筆，雖說是些閑話白話，却都是有根據有事實的，不是憑空捏造，絕不打妄語欺

人，騙人，誑人，我相信裡面些個故事，是有很多人知道，想說而為了種種關係又不便說不願說的，我且大膽地把它寫出來，其中所述的事，所記的人，我是憑着圓覺經中「直心」一「深心」道出，對任何人沒有絲毫嫌怨，爲了要顯發佛教光明的一面，就不能愛惜黑暗的這一面了，中國佛教原本有千七百則公案，希望讀者把它當作公案看，也可當作小說讀，當作是白話空話皆可。

一、衛教犧牲的寄禪老人

這是民國以來佛教首次遇到教難，首先爲教犧牲的一個悲痛事件！當民國十二年，我在北平龍泉寺開藏時，常常聽到一般老前輩們提到這件事，據說袁世凱他在很早之前，與諸閣法師有點不大不小的淵源。袁項臣就任大總統後，諸閣秘密地向袁提供了十七條管理佛教寺廟條例，無不利的東西，很多人說他做這個條例的目的，是想當國師，那時正是楊度等六君子正在替袁項臣導演那幕「登殿」把戲，袁項臣接得這個條例，很高興！向佛教界先來試探一下看看反應如何？這一個妨礙佛教發展，剝奪僧徒自由的命令宣佈後，當即引起全國佛教徒的反對，認爲違背憲法精神，一致呼籲要求取締，於是袁項臣老人（八指頭陀）代表南七省佛教，北上晉京同袁項臣交涉，那時寄禪老人並不

知是諸閣獻的策，他到北京後，因爲北京地方只有龍泉寺和法源寺兩家是南方叢林，龍泉寺是湖北道場，法源寺是湖南道場，他是湖南人，爲了便利起見，就居住在法源寺，他同袁項臣一共見過六次，每次向項臣力爭，請收回成命，那時候，也因爲寄禪老人的品德學問和威望，一般士大夫多有受到他的感化，有很多同情他的，都在暗中幫助他，支持他，替他謀劃，所以他每次同項臣交涉，都是佔上風，使項臣瞠目結舌，開不了口，再加着寄禪老人像泰山般的氣魄，鋒利的言詞，更壓倒了項臣，最後一次同項臣交涉，雙方爭的面紅耳赤，駁的項臣無言對答，鬧的不得下臺，末了，還是項臣自動轉圜說，決定明天作最後答復，寄禪老人經過這一次交涉後，回到法源寺，興奮極了，他對人說項臣今天被我駁倒了，明天我就可得到圓滿勝利了，一般協助他的人聞訊也都替他歡喜，認爲有這樣的情形，打銷這一道壓迫佛教的命令，那是穩定了，原來寄禪老人身體高大，又雄壯，食慾相當大，他到北京後，每天在未養息前一定要喫一碗北京地方的麵條才睡覺，差不多成了他臨時的習慣，那天，因爲他太過高興，喫麵條還加了半碗，寄禪老人雖然是一代高僧，但是他的生活純平民化，不像普通一般方丈法師出門還要侍者衣鉢跟隨侍候，他是沒有這種架子派頭，他到北京，孤身一人，臨時由法源寺派了一個伙計（北方用的僕人叫伙計）給他聽用，寄禪老人睡覺時候，神情一切都如平常，沒有兩樣，到第

二天早晨，伙計看他已經過了平常起床的時候，還不見他起床，以爲他昨天累乏了，也不敢驚動他，讓他多睡一會，又等了一個多鐘點，仍不見他起來，伙計恐怕再睡久了誤了去總統府時間，乃悄悄走進房去輕輕叫他，不見答應，再走到炕床（北方冬天睡的火床）去推動他，也不見他動作，乃把他蓋着頭的被條揭開看看，被條一揭開，伙計看了他面上那種樣子，當時駭的倒在地上，大叫起來！這時方丈和尚聽着伙計喊叫，不知出了什麼事，馬上跑到房裡去看，只見寄禪老人兩眼鼓起，兩手握着拳頭，兩腿彎屈着，也不知在什麼時候死去了！最可怕的，是那副死相，面上一塊青，一塊紫，當中還有一顆一顆紅點子，全身皮膚也都變成青色，這是什麼一回事？豈不是天上掉下來的怪事嗎？正在這個時候，接得總統府秘書處來電話，說總統等候多時，請寄禪老人快去見面，並說道一次談話之後，可以不必再來了，當然他們把寄禪老人在昨夜死去的話告訴了，也許是項臣英雄惜英雄，聽說了這個訊息，很傷感，馬上派了一個秘書來看視，同時寄禪老人的一般知交友好，也都跑到法源寺來探問，大家看了他那副面容，咸認爲是喫了「亮子齋」中毒死的，當時法源寺另外有個和尚說，好像是中誤毒死的。老住北京的人都覺得這話不對，北京冬天一般貧苦的人，因爲沒有錢買得乾煤，每年也有受煤毒死去的人，但是中煤毒的現象是口流白沫，手腿骨節發軟，沒有這種可怕的样子，看來分明是喫了「亮子齋」的毒藥

，藥性發作時，連說話喊叫都不能够，可見藥性的厲害了，死了！死了！寄禪老人死了，一位頂天立地的佛教人物就這樣不明不白的死了！有人說，既然認定他是中毒死的，何以不追究個根底呢？就讓他白白地給人害死嗎？這話就很難說了，一則，寄禪老人的徒弟還在南方，沒有親人在旁，無人主持。其次，還有不便追究的地方，如果追究出謀害的人是個有權有勢的人，也是無可奈何，萬一害他的人是佛教中的人而是有名的人物，那樣張揚起來，豈不是一件醜事笑話嗎？那時太虛大師在南方聽得這個訊息，痛哭了幾天，因為太虛大師是寄禪老人最得意的戒弟子，而太虛大師的學問，也是由寄禪老人一手提拔成就的，他們師徒間的感情，當然不平凡，太虛大師未嘗不想來替他的戒和尚伸冤，出這口怨氣，也就是爲了這些顧慮，只好忍痛在心裡，我們讀了太虛大師寄禪老人詩，就可見太虛大師當時的心境是如何的痛楚了。後來太虛大師之所以鄙視禪宗，而禪宗也有好多年不敢露臉，也就是爲了這個。總之，寄禪老人是死了，他的死，是佛教犧牲，然而他死的那樣糊塗塗塗不明不白，究竟是誰害死他呢？誰爲主謀？是怎樣害死他呢？用的什麼毒藥？這始終沒有人明白，始終是個謎，也就成了一個千古的疑案，也正是民國成立後佛教裡面的一大悲劇！

二、瞎子和尙示威

這算得是一個很新鮮又有興味的掌故。

記得在革命軍北伐統一全國兩進行籌備孫中山先生奉安大典的當兒，北平地方就鬧出這個新聞笑話：爲的是北平電車公司無理霸佔鐵柵寺，並且把該寺老少僧人逐出寺外，在民主革命空氣正濃的那時候，突然發生這種強盜野蠻事件，當然引起全北平市各大小寺廟住持的憤怒！於是大家起來，共謀對策，那時北平還沒有成立正式佛教行政機構，只有一個「北平佛教平民教育聯合會」的組織，是北平諸山設辦幾所平民學校的一個聯絡機構，該會主席，是一位六十多歲雙眼失明的瞎子覺先和尚，爲什麼偏偏就推選這位瞎子和尙當主席呢？這就不得不談到他這個人的歷史了，覺先和尚他是湖北人，少年出家，在清靜時候，他曾經到日本遊歷幾年，他回國時候，正是康梁主張改變政體之際，因爲他頭腦新鮮，他到北京後，就結識了一般時代人物，與他最相得的，要算譚嗣同，不久，戊戌事變，康梁出走，譚嗣同慷慨就義，他見譚嗣同那樣不幸的犧牲，他內心的義憤熱憤，傷心萬分，不久，就雙目失明了，他的眼雖瞎了，而心不瞎，對佛教的事照樣關心，他天生俠骨，嫉惡如仇，肝膽照人，待人接物，真心熱腸，喜愛打抱不平，不論佛教發生什麼糾紛，他愛站出來說公話，他的目的，只爲大家服務，不求報酬，北京諸山之間如有意見發生，只憑他的一句話，馬上天下太平，因之，博得北方佛教界的同情和擁戴，雖然兩目失明，行動不便，而他的力量却能夠抓住諸山長老的核心，大家都認定他是佛教中

領袖人物，因爲有這樣的因素，所以公推他爲佛教平民教育聯合會主席，自從鐵柵寺事件發生，諸山都去找覺先和尚商量，覺先認爲這事件必須採取集體行動，方有效力，於是就和平民教育聯合會召集開會，實際也就是北平佛教諸山公共的集會，在會議席上，覺先和尚認爲在民國時代人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而寺廟財產，爲佛教中之財團法人的財產，而非國家的公產，該電車公司強迫霸佔寺產，已經是有目無心，而況驅逐僧徒，更有破壞宗教，妨礙人民自安的双重罪行，此事如不迅速糾正，將來其他各寺都向法庭起訴同電車公司打官司的佔多數，其次，一般畏懼革命勢力的都不敢表示意見，結果，還是這位瞎子和尙拿出辦法來，他說，若照平常來說，這件事應從法律途徑去解決，不過此時是革命時代，何況電車公司是國家公共事業一個部門，如果打官司的話，說不定三年五載還聽不得消息，而我們當和尙的那有這麼多錢來打官司？我的主張，認爲電車公司既然如此野蠻，我們也應當放棄文明作風，用積極行動來答復他們，我要示威，請願，他一說到「示威」兩個字，諸山長老當時都嚇得一身大汗，一個個都不敢開口，誰都覺得這種辦法是惹火上身，弱小民族的中國和尚有誰來作我們的後盾呢？想到這裡，大家都有點洩氣，覺先和尚雖然眼瞎看不到他們面上的表情，但耳根是靈敏的，聽他們一個個都是「閉口真言」不作表示，明白了他們的內心，乃起立用激昂的語調告大家說，你們對我的這

個提議不作表示，我很知道你們有困難的地方，我很原諒你們的苦衷，好罷，我現在已經活了六十歲，本來也等於風前的燭，瓦上的霜，在世的陽光陰也沒有多久了，今天我爲了這一代和下一代佛教僧徒的生存，爲了報答佛恩，我願意把我這條老命去同暴力一拚！這個瞎子的全副責任，我願意一人担當起來！只要你們大家聽從我的意見，跟着我走，別的沒有要求，他這種寧願犧牲自己去謀大眾幸福的慷慨言詞說了出來，當時大家個個都受感動，願意追隨服從他的領導，當時就把這個行動的具體辦法決議下面幾點：一、定期招請新聞記者，表示佛教界對電車公司強佔鐵柵寺反抗態度；二、用佛教平民教育聯合會名義四處張貼標語令社會人士注意明白真相；三、招待新聞記者第二天，全北平市各大小寺廟僧齊集聯合會一同發遊行；四、另外挑選少年力壯的僧徒數十人，作爲先鋒隊各人攜帶石子，見有電車行駛，向電車進攻。當北平各大小報紙刊出「和尚遊行示威」的新聞這一天，這一群五六百頭頭象出動了，攜着長長的行列，浩浩蕩蕩，由宣武門大街轉向西長安街四牌一帶遊行，前面由兩個人牽着那個覺先和尚，和尚在前領隊，他們沿途走，一面高呼，「反對電車公司強佔鐵柵寺」，「反對電車公司欺壓佛教僧徒」，「我們佛教僧徒要求生存」，「要求政府懲辦暴徒」，「要求政府懲辦破壞宗教份子」口號；邊走邊喊着，社會上的人突然看見這數百頭頭象的隊伍，旗幟又新鮮，人物又特別，精神又雄壯，人們都現出驚奇的眼光，也有跟着隊伍歡呼叫好的，當他們

(下轉二八頁)

含笑山房隨筆

(十)

胡國偉

三 我爲何信佛

三 三寶歸於我

「來所說，是說明我許許多多的信佛因緣，也就是我信佛的過程，好讓讀者了解我為何信佛。我由基督教，由道家入佛，由儒家入佛，甚至到社會一切迷信外道而入佛。因此，以上所言，跡近故事，屬於思想的演變，等同萬里來龍，總是跟着龍氣找尋真理和真我的所在，直至如今說到本題三寶，才是這篇文章的結穴。佛，法，僧，是釋教三寶。我也說有三寶，就是：較弱，筆，墨。紙以外，還有三寶：紙，筆，墨。紙以屬文，筆以作文，墨以顯文，我是讀書人，所以離不了這文房三寶。較弱用以裁稿，筆端用以結稿，紅墨水用以改稿，我是新聞記者，所以離不了這報稿三寶。佛是真理的發明者，不上下莫如，無上世尊，故云獨；法是真理的化身，用以顯義，故云萬；僧是佛與法的繼承者，要化導一切有情，故云衆。佛為真我的慧命之所歸，法為無我的正等覺之所依，僧是假我的修學之所師。我在許多暗途中，找出這一條光明之路，在許多歧途中，尋出一條正路，所以我在一波三折的人生過程中，最後以無上的因緣，皈依佛法僧三寶。

我行年二十三，就當起開平公報的主筆來，可說早已皈依三寶了。不，應該說三寶歸於我。因為編輯室的較弱，為我所用，為我所管，與林肯所說的「一政府為民所有，為民所治，為民所享」，是同樣的道理。我二十四歲往法國，留學七年期間，在巴黎主辦

一個「先聲週報」。留法學生以至留歐學生，也只有我一個人這樣做，去專習新聞學。回國後，又在香港辦「時報」和「探海燈」小報。抗戰期間，一面打游擊，一面還辦了一個「雷聲週報」。到了現在，又主編「新中國評論」。像我此生，可說是「新聞記」(者)的頑皮人物。「欲知前生因，今生受者是；欲知後世果，今生作者是」；不知我前生種了甚麼因，得了今生這麼繁重的果。我有個妙想，希望像六世班禪佛，證入不生不滅的涅槃，我今世要學佛，就是想解脫。後世在婆娑世界之文字生涯的煩惱。不過，如果東方琉璃世界或西方極樂世界要辦報紙或雜誌，我倒願意服務，做個小編輯。

報館三寶，可說是我終身的伴侶，比太太還要親密，從未離開過我的身邊。文房三寶，也是我的生活工具，煮字療饑的人，總少不了它，可說是我終身的三位頂好的小朋友，幫我的忙不少，儘管天天使喚他們，他們都樂為我用，從不生氣。這兩種「三寶」，均與我有緣，至於釋家的「三寶」，更非有善因勝緣，不能接近。凡稱三寶，都與我結了不解緣，所以皈依佛法僧，是很自然的事。

一四 我皈依三寶

我皈依佛，法，僧，自然是叫作皈依三寶，毫無問題，但依我的說法，三寶之中，另有我的三寶，可說是寶中寶。云何是我的？因為我的皈依師有三，虛雲老和尚，心道老法師，慈航老法師。這三位大德，我認為是

一四 我皈依三寶

我的寶貝，因為各有可寶的地方在。虛老沉默寡言笑，以德服人，態度慈祥，一見令人起敬。心說說法圓融，善巧方便，每以有趣故事，襯托佛理，引人入勝。慈老擅長唯識，精解楞嚴，智慧過人，辯才無碍，演說經典，頭頭是道；笑口常開，和藹可親，令人見之，有如游子乍見慈父，頓生起家庭的溫暖。之三老者，天下之善知識也！他們寶貴之處，自然很多，這裡只言其大者。他們是我的皈依師三，故曰：我的三寶。

皈依師又稱師父，「父兮生我」，本來只有一個，我現在却添了三個便宜爸爸。粵語對於想多佔便宜的，每以「你幾個老豆（指父）生的人？」作戲謔。意思是說每人只有一個父親，所以每人只能佔一份，你如想多要幾份，試問你是幾個父親生的？師父雖不是親生父，但是，多拜幾個，希望在這法益上多佔一點小便宜，在法味上多嚐幾口，在法樂上多添一些愉快心情，也是好的。我的年齡比心道法師還大了三兩年，粵語「仔大過爺」，是指利息大過本錢，一個人最怕沒出息，這樣「子大於父」，多點出息，也是方便之門。「如來說人身長大，即為非大身，是名大身」；何況依法不依人，年齡大一點，有甚關係？

皈依佛，以佛為家父，皈依法，以法為家業，皈依僧，以僧為家兄，凡願荷擔如來家業者，便是三寶弟子。這是佛說的，僧是繼嗣佛以傳法的，可為吾師，位同於父，稱皈依師為師父，誰曰不宜？

一五 皈依虛老如獲異寶

我皈依虛雲老和尚，是在民國三十五年九月，其時虛老在廣州六榕寺

一五 飯依虛老如獵吳寶

寺內禪慧寺」主持法會，完滿之日，蓮依狀，鮮奪人目，得未曾有。在末飯依以前，曾聽友人說過他許多異瑞應，如老虎皈依，枯樹發葉，白狐皈依，樹神求戒等，我都不大相信，這次桃開二度，是我親見，那就不能不信了。桃花應是高僧的瑞，我應了桃花的瑞，執弟子禮。」乃奔向盧老門下。

我見桃花瑞應之後的翌日，巧逢黃日光居士，引我至方丈室參拜老和尚，在廳間小佛堂行皈依禮。佛門規矩，我自自然不慍，雖有笑話，尙無大碍。盧老命我在佛前下跪，上香，攢叫我合掌。我不懂如何說法，雙手攢在額下，手指半屈，作捧小球狀。他伸直手指給我看，我向前直伸，指向佛像，他再把手指向上示意，我才意會到以手指指佛，近於不敬，急即攢指上豎。他用雙手合掌，我亦是緊攢指，師父教小徒弟合掌，等於媽媽教小孩子行禮，我由是生歡喜心，覺得自己「還意」，而師父之所以爲師父，後，不可於此實心中得之。他緊貼双掌，放在胸前，我亦復一如所教住。

「這道無言教，我亦復一信受奉行」。我如是思惟，合掌對心，可能是「意誠心正知行合一」的表示，後來我才覺得這是適合於心的，心與佛合，即心是佛，萬法唯一的道理，我雖不夠聰明領悟，但想的還近理，差不多。隨後他念三皈依，我只好看著一句一句依著他念，實在不知內容。這莊嚴簡單的儀式舉行後，黃居士叫我拜拜師父，從此我成爲佛弟子，做了高僧的徒弟。

關於皈依盧老事，我在「佛教青年」寫了一篇「桃花開九月」文藝小品，此外不多說。這是我的皈依師第一寶，是佛光普照的異寶。第二第三兩寶，留待下次再談。

法海點滴

宜蘭

二六、利人就是利己

釋尊住世時，王舍城內，有一位家財萬貫的長者，有一天他的夫人懷孕，忽然由夫人的口中，發出很微妙的清香；那香氣遠聞到四十里路之外，終於香滿全國，全國人民均不知香來自何處？大家互相奇異，此時阿闍世王也派部將到處尋找香的來源，等他們查出以後，才明白是長者的夫人懷孕以後，由他的口中所發出的，王大歡喜，召長者說：

「若是生男子，當持與我！」

夫人十月滿期生育了，但並不是男子，好像和女子一樣，有金縷衣自然裹着身體，夫人想要解去那衣，忽然新衣就再生，那玉一般的體格是不露現的，大家都莫明其妙，阿闍世王派大臣到佛陀處，請問佛陀，佛陀就說道：

「往昔有一貧婦，出行遇雨，有比丘是辟支佛，泥滑倒地，受傷流血，婦見此事急忙扶起，洗其血，自裂已衣前來包裹，此貧婦人，生在偏僻地方，雖然未來聞法，但知佛法利人之舉，所以就以此功德，其大無邊，通天徹地，以此因緣，她再生人世，生母口出妙香，她亦應有如此瑞應。」

佛陀說後，人人都懷得助人原來即是自助之理。

二七、定力並非睡眠

有一次釋尊在「打穀床」時，忽然天氣轉變，狂風暴雨，電光雷鳴，

好像天地就要顛覆的樣子，這時候有兩個人與牡牛四隻觸電而死，全村的人都異常恐懼，有村民數人在風雨過後跑到釋尊居處問道：

「佛陀！剛才那恐怖的暴風雷鳴，你一定是怕了吧？」

「什麼？我不知道啊！」佛陀回答他們。

「佛陀！你沒有聽到那風雨的聲音？」

「沒有聽到。」

「佛陀！你不是在睡眠呢？」

「不，我沒有睡覺！」

「佛陀！是不是你的意識明明明白白呢？」

「對了！」

「佛陀！真奇怪，你在意識明白的狀態下，而且醒着的時候，也不知道那兇狂的風雨雷鳴，好像天地要顛覆的利害，你真絲毫都沒有感覺嗎？」

「你們細聽，我對你們談：在精神上能在此世界超脫的人們，不論什麼環境，這是不足奇怪的。」

聽佛陀說法的人們，進一層對偉大的佛陀生起信仰與尊敬，對佛陀偉大的定力，都五體投地的崇拜了。

二八、如何息滅忿怒？

阿難尊者與婆舍婆比丘入城托鉢時，在街路上看見一美麗女人，那婆舍婆的心就散亂得不能制止，對阿難尊者說道：

「尊者，我現在您的思想侵在心裡，燃燒得已太利害了，請尊者憐愍

教示消滅忿怒的方法吧！」

「噢！婆舍婆，顛倒的思想燒在你的心中，您趕快放下貪欲的心，看看萬有是無常的，是苦的，是無我的，那就不會給他燃燒，就能消滅忿怒的火，修定觀不淨的相，由正念來對治吧！」

婆舍婆聽了阿難說，好像清涼的水投在火中滅火一樣，那女人用微笑誘惑，婆舍婆的心已不為動了，他用不淨觀，脫此危機，他在中途想道：

「欲！你是想有就有！想無就無的。」

歸來時，佛陀對他們說：

「色好像沫，受好像浮泡，想好像幻影，行好像芭蕉葉，識好像幻。」

婆舍婆聽佛陀開示後就開悟了。佛陀又說道：

「看看一切，是空寂無實的，那美麗和污穢，那堅強和脆弱，都是沒有實在的道理。」

「此身無常，固是易碎，你這樣觀法就好。」慈悲的佛陀，又再這樣叮嚀。

二九、福慧要雙修

舍衛國有一隻烏鴉，他的前世本是修道人，雖然有修智慧，但未修福，而且犯了殺戒，所以這世生在烏鴉之身，那年適逢舍衛國旱災，河川都乾涸，那鳥的喉口渴的很利害，牠到處飛行，找尋滴水潤喉，一時牠在樹下看到一個罐子，內中有水，但因要不到，他就想了一個辦法，把樹下的石頭咬起，放進水壺，一個、二個、三個，石頭落進水壺後，水就漸漸的浮起來，那鳥烏歡喜潤了他的乾渴的咽喉。

修行作事，固要智慧，但光有智慧無有福德，死後仍難免傍生受苦。

（上接第二五頁）

候是我呢？還是午夜醒來時是我呢？心裏沒有掛碍是我呢？還是身體上有故障是我呢？所以仔細的想起我時，不過同於石與石相撞而那時發出的火花，但石頭不就是火花，等於那水中有時起了泡沫，但水並不就是泡沫一樣。

假若一定要說有我，那又何必苦苦的修行呢？假若一定要說一切都沒有什麼要求解脫呢？老實說在這個世界上，「我」沒有所作，也沒有作「我」的主宰，一切都在隨着自業流轉而已。

人有主觀的眼耳鼻舌身意的六根，向外攀緣就有客觀的色聲香味觸法的六塵，所以結果生起眼耳鼻舌身意的六識。由於心與境遇合的六識，因此那不如意的煩惱之我也就生起那老病死的循環，貪瞋痴的無明，都是起源於這個我。好像石頭與石頭相撞擊的時候，有時有火，有時無火，但石和石不相撞擊，就不能說石頭有火。

大王！這很小的事情，我為了要明白執，經過了多年的修行。大王！離開我是錯誤的，愚癡的，顛倒的。

忘了我而只為一切眾生，再忘了我及一切眾生而進入不動心的領域，把心擴大與宇宙一體時，那就是「我」進入涅槃之時。大王！這才是人間本來的真相。那個地方才沒有生死。」

佛陀講到這裡的時候，大王和一切聽眾，內心清涼，得到無上的喜悅，得到法眼淨。頻婆娑羅王歡喜非常，大眾也感動得流着眼淚！他們都皈依了佛陀。

（22）

釋迦牟尼佛傳

摩訶

二四、三迦葉棄邪歸正

佛陀現在又是獨自的一人，踏著莊嚴而慈悲的步伐，漸漸的走上勝利的大道。

佛陀在往伽耶山的途中，路過一座苦行林，他在樹下靜坐了片時，其時有一個拿了很大包裹的女人，從佛陀的前面過去，佛陀並沒有注意分別，後來稍停不久，見到很多高大的漢子走來，他們見了佛陀，都異口同音的問道：

「剛才有一個拿著東西的女人你有見到她從此經過嗎？」

「我沒有注意，你們找她做什麼？」佛陀反問他們。

「我們這一行共有三十人，同住在此離這不遠的森林之中，我們二十九人都有了妻子，只有一個人至今還是孤獨的沒有娶妻，我們非常的同情，因此昨天就為他尋來一個女人，那知這不是個普通的女人，原來他還是一個貧賤的妓女，在一夜之中，他講些無恥的話，把我們三十個人都誘惑了，今天起來，看到我們的東西都給拐走了，因此這時要追趕她，要把她找回來。你究竟有沒有見到她呢？」

佛陀默然，靜靜的看著他們，然後說道：

「是這樣的一回事嗎？我來問你們，你們的身體要緊呢？還是女人同

東西要緊？」

這幾個個人給佛陀這麼簡單的一問，放逸慣了的身心像返本歸源一樣，都被這一問而深切的感動，佛陀像不可思議的權威，像是精神界的大王，每一個小的動作，每一句語言都能深刻的印入人們的心版之上。

「自己的身體比什麼都要緊」，這一群男人回答。像都醒過來了。

「那麼你們不要再去找這女人，你們來找自己的心才是要緊的大事」。

「找心有什麼辦法呢？」

佛陀又為他們說了四聖諦的苦集滅道，他們都依依佛作了弟子。

佛陀和他們分別以後，有一天到了伽耶山尼連禪河邊的時候，已經是日落黃昏了。

佛陀就前往訪住在這兒的一位拜火教的首領優樓頻伽葉，他有弟子五百人，國王大臣都很對他尊敬。

他聽到佛陀的光臨，就很客氣的出迎。佛陀也向他合掌招呼。佛陀說道：

「我是從波羅奈國而來，現在我想到摩竭陀國去，今天晚了，我想在你這裡借住一宿」。

優樓頻伽葉回答佛陀道：

「我看你的樣子，也像是一位不凡的遁者，你要在敝地借住一宿，這本沒有什麼關係，我這裡住的地方

有是有的，不過那間房子中既放著我很多拜火的道具，而且又有着很大的蟒蛇，住進那間房子，簡直是和生命開玩笑！在我是沒有什麼關係的，為了你的安全，我得老實的拒絕你好」。

佛陀聽了以後，微笑着說道：

「有蛇嗎？那也沒有什麼關係，請你無論如何借我住一宿，天晚了，實在沒有地方可去」！

迦葉就指着一個洞窟似的石室，佛陀就安然的進去，迦葉和他很多的弟子都以為佛陀自尋死地，真是大傻瓜，也有的弟子說這是應該的，大家都預料佛陀馬上就奔逃出來。

佛陀是人間的覺者，他的一切並不顯神奇怪異的與世間不同，他只是泰然的安坐在石室之中，佛陀是解脫的超人，他知道蟒蛇對他不會有害意。

後來，果真的蟒蛇昂頭吐舌，捲曲來回的遊着，但對寂然不動的佛陀，絲毫沒有惡意。

第二天，佛陀很平常的從石室中安然的出來，口裏還說：「心若清淨的話，一定不為別人所害」。聽到此話的人，好像還見到佛陀的後面放光。

優樓頻伽葉心中思維着：「這決不是一位普通的人，他一定是一位超凡的聖者，難道他是為了征服我而來的嗎？」他心下這麼一想，不覺就慌亂起來。

佛陀又很有禮貌的和優樓頻伽葉說道：「可以暫時給我在此修行的嗎？」迦葉聽了並未深疑，他此刻又以為佛陀也很尊敬他。

佛陀住下來以後，適巧有一個地方舉行很盛大的祭典，到了成千成萬的人，被誘為主祭的迦葉，心中很怕人們見到佛陀，因為他知道佛陀是有一股力量能攝收別人。在佛陀早就知道迦葉的心，所以到了這一天，無論在什麼地方都沒有見到佛陀，後來惹起迦葉的懷疑，他就問佛陀昨天是到什麼地方去的？佛陀和顏悅色的看看迦葉說道：

「我知道你的心中希望我不要給人見到，所以我也就不給別人見到。我很真實的對你講，你還沒有覺悟到人生的真諦，你還充滿嫉妒的心。以你這麼一位有人格的人還存有嫉妒的私念，從你修行的方法看來，這本不足為怪。你在拜火以前，你如不斷了這個念頭，你永遠不能得救」！

佛陀這麼一說，迦葉起初聽了大吃一驚，他想反問佛陀為什麼這麼說，但他知道這樣問了反而顯得不得智，他只得坦白承認的說道：

「對啦！我很慚愧，你說得一點不錯，我知道你已經是成就佛陀大行

的聖人，你比我還年青，你的智慧，道德，都比我佔優勢，可是，我怕這樣去想。我現在對真理變成一個不忠實的人，現在我唯有誠懇的拜在你的座下，希望你收我做你的弟子，洗去我心裡的塵垢！」

「好！優婆塞羅迦葉！我知道唯有像你這樣的人，才能說出這樣的話。不過，信仰你的弟子很多，你還是和你的弟子們商量商量以後再說罷！」

迦葉聽了佛陀的吩咐，當時就集合他的五百弟子，堅決向他們說道：

「我到現在才明白我的往日全非，我現在已經達到宇宙之光的佛陀，我已經是佛陀的弟子，我希望在佛陀的座下洗去我心上的塵垢，使我能趨證到涅槃。佛陀說，心不清淨，是不能滅除一切苦惱。我們祭火而仍然充滿垢穢，這樣的修行，又有什麼意義呢？當佛陀初來的時候，我就覺得他不平凡，超過我多多，可是，愚痴蒙蔽了我的心，我還不肯在真理之光下屈服，現在，我仔細的思之再三，我希望你們能一起和我皈依佛陀做弟子吧！」

這五百名修道者——優婆塞羅迦葉的弟子，聽老師這麼一說，給佛陀的教法都深深的感動，發誓，願意跟隨老師永遠作佛陀的弟子。

迦葉非常的歡喜，從此和弟子們投身於佛法的懷抱中，做了佛陀常隨的弟子。他把事火的道具，全部的拋入尼連禪河中。

道具隨著流水往下流去，一直流到優婆塞羅迦葉的兩位弟弟住的地方來。

優婆塞羅迦葉的兩位弟弟，一名那提迦葉，一名伽耶迦葉。他兩個人，也是事火教的教徒，各有弟子二百五十人，這一天見到長兄的事火所用的道具，從尼連禪河的上游流來，以為發生什麼意外的事情，二人不覺茫然傷感的流下淚來。

他倆情想長兄一定發生什麼不尋常的事，給國王驅逐了嗎？國王那裡敢對神聖的仙人這麼無理呢？給山賊殺害了嗎？山賊有這麼大膽麼？他倆真是想來想去，想不出一個什麼原因。

他們帶著驚怖的心情，星夜趕到長兄的住所來，走進長兄的修行林，就見到一向被自己尊敬仰慕的長兄，以及長兄的五百弟子都改作沙門，頭上剃光頭髮，身上穿著黃色袈裟，他們二人見到以後，竟閉著眼睛連連搖頭，不忍再看。

他們二人，在轉念之間，又情不自禁的氣憤起來，向優婆塞羅迦葉說道：

「大哥！你怎麼成了這個樣子呢？你是聽了什麼人的話而墮落到如此？你所悟得的智慧，在這個世界上並沒有人能和你相比。天下的尊敬都集中在你一身，你為什麼要聽信他人的教，這麼輕易的改變你的信仰？過去我們有你這麼一位長兄，覺得無上的榮耀；現在我們真感到做你的弟弟非常的可恥！」

優婆塞羅迦葉聽到弟弟的責難，他毫無氣惱，更心平氣和的說道：

「弟弟！你們來了，好得很！我正想預備去訪問你們。不錯，正如你們所知道的，我現在已經改宗信佛了。」

我以前也絕對不會想到自己現在會這樣，所以你們想到不可思議，這是不怪你們的。是的，我聽了佛陀的一席話，我就從迷途上走向正道來，我到今天才像從黑暗中見到光明。我很歡喜我活到現在，我在今生能得皈依佛陀，這是多麼難得的因緣！在過去，我還沒有達到佛陀的時候，和你們的想法一樣，以為自己的修行，已獲得正覺，可是達了佛陀以後，才知道自己內心充滿塵垢，內心中不淨，你們也知道，怎麼能解脫生死呢？我活到這麼大的年紀，我從來就沒有得過像皈依佛陀以後這樣的安靜。

你們不必有高尚而且深的我慢，佛陀有大的神通，大的智慧，大的慈悲，畢竟不是我們所能及得上的。我現在受著國王的崇敬，全國人民的供養，其實我還沒有斷除根本的生死，這有什麼可值得榮耀高貴呢？我感到榮幸的是我現在達到聖者的佛陀，在他的教導之下，我相信一定能達到我們修行者日夜所祈求的目的。

弟弟！我執不要這麼深厚，你們也知道我的智慧超過你們，我尚且知道改邪歸正，你們依憑什麼要執迷不悟？永陷在塵垢之內，生死的淵中？」

優婆塞羅迦葉的這一席坦白誠懇的話，說得兩位弟弟啞口無言。他知道弟弟是相信自己的，因此就把他們帶去求見佛陀，當他們見到佛陀的時候，佛陀那無限深廣的威嚴慈悲，他們的中心見了不覺生起崇敬，因此才真的知道長兄的改宗並不是沒有理由的。

他們聆聽佛陀的法語以後，更加

的佩服，所以就很高興的要求佛陀憐憫他們，讓他們帶著弟子一起改宗皈依在佛陀的座下。

佛陀集合迦葉三弟兄並弟子一千人，佛陀以火譬喻說教道：

「弟子們！種種的妄想，像一塊打火石，引起種種愚癡的黑暗，熾烈的燃燒起貪欲與瞋恚的猛火，燃燒著一切眾生。

這愚癡，貪欲，瞋恚，就是三毒的煩惱之火，眾生因為燃燒起這三毒之火，所以就輪迴在老病死的苦惱之內，在生生死死的世界中從此就不能解脫出來。

諸比丘弟子！這三毒猛火是苦的根源，是我為本。要想滅除這三毒的猛火，必須先要斷除以我為本的執著，這個我執的根本能夠斷除，三毒的火烟才會消滅，輪迴在三界之中的一切苦惱，也就自然的沒有了。

諸比丘！厭棄生死的火宅，遠離三毒的猛火，但進一步的還要把握內心中三毒的烈火息除，不要沉迷於生死煩惱的家中，這才是最要緊的大事！」

這一千個弟子，聽了佛陀的指示，歡喜踴躍，息除一切煩惱之火，沐浴在解脫的境界之中。

二五、頻婆娑羅王的皈依

現在說到佛陀離開尼連河迦葉的苦行林，有一天來到了伽耶山頂，這裡茂林修行，花卉爭艷，是一個風景美好的地方，佛陀就暫時在這裡住下來休息。王舍城中的人民，對於佛陀的光臨已早獲知消息，他們都準備要用香花歡迎於道旁，尤其社會上一些敏感的人知道三迦葉兄弟皈依佛陀，都在談論不休；輿論界更是驚奇的讚仰佛陀，這些驚人的消息，就這樣傳入國王的耳中。

摩竭陀國的國王是頻婆娑羅王，他聽到佛陀光臨到他的國土，歡喜與奮異常。他回憶起十年前，佛陀經過他的國家之時，那時佛陀還是悉達多太子，他曾願意分半個國家給他，想不到昔日的太子，今日真的成就了佛陀。當初，他曾要求太子，請他證悟後，一定先來求度他，這預言今日竟能實現，在頻婆娑羅王的心海之中，感到真是千生難遇萬劫難逢的幸運。

頻婆娑羅王希望能早日拜見到佛陀，當即遣派使者往伽耶山頂上去迎接，自己帶著大臣、眷屬、婆羅門，恭迎在王舍城外的竹林旁。頻婆娑羅王一行人等遠遠的看到佛陀來了，佛陀的面容是多麼的莊嚴呵，步伐是多麼的穩健呵，他一看就知道這是一位斷除欲望的智者。等到佛陀走近的時候，他帶領群臣、眷屬，向前頂禮佛足，表示慰問法體的安祥，也表示他們內心誠摯的敬意。

佛陀慈悲的微笑著，以答謝他們的歡迎。然後就和頻婆娑羅王並排着進城。

佛陀的威嚴端莊，頻婆娑羅王不知道如何向佛陀問話才好，他在佛陀的大威力之下，唯有低頭不敢多言。進入城中，街旁的民衆，夾道歡迎，頂禮膜拜，高聲歡呼，佛陀都留意的一一注視。經過數條街道，即至王宮，等到大家在王宮中安坐以後，佛陀向頻婆娑羅王說道：

「大王！分別以後，身體很好嗎？治民很如意嗎？」

「佛陀！受您德光的庇照，一切都尚堪告慰。佛陀！我現在有一個問題，很冒失的想請佛陀開示，以除衆人的疑惑。就是此刻坐在佛陀身旁的優樓頻羅迦葉道長，他是我們全國所尊奉崇拜的修道者，他既有勝德威名，也有很高的年齡，對於他做佛陀的弟子，把事火的器具遺棄，這是什麼原因呢！我們都很想知道。」

佛陀看看迦葉，示意他來回答頻婆娑羅王的問話，迦葉說道：

「大王！對於你請示佛陀的這個問題，我很高興對你講解，並且我也很想給你知道。同時更有很多人，從過去直到現在，對我的隆情厚意，對我的拜火而信奉，我也想告訴他們。」

大王！佛陀實在是三界天人的導師，是四生有情的慈父，不是我們所能夠比擬的。像我長到這麼大的年齡，還沒有死去，能夠加入佛陀的弟子群中，真感到無限的歡喜和榮幸。我為什麼要把拜火的器具拋棄而皈依佛

陀？這是我明智的抉擇，也是佛陀的威德感召。過去，我以事火為功德，相信這精勤的苦行，可以生到天上，享受五欲的快樂，但這並不能離開貪瞋愚癡的煩惱，一方面在享受快樂，一方面還是要恐懼老病死的可畏。事火是為的求生，有生就有老病死，如果能有一個法門，使我們不生，進入涅槃，那不就是沒有老病死了嗎？那不就是一個自由解脫的地方嗎？

大王！如果沒有大慈大悲的佛陀，我無論如何不能從愚癡的事火教中走出來。沒有拜見佛陀以前，我以為事火是最上的神聖的修行，自從聽到佛陀的教示以後，我才知道事火是增長迷途的因，所以我在服從真理的原則之下，就捨棄事火的苦行而皈依在佛陀的座下，我的弟子也和我一樣想法。我做人，修行，一直到現在，才感覺到我的心有了着落。」

優樓頻羅迦葉坦白他內心的真誠之言，以及讚美佛陀純純的功德，頻婆娑羅王聽得噴噴稱讚，他又再對佛陀說道：「佛陀！我聽到優樓頻羅迦葉的敘述，我也和他一樣，我感覺到很歡喜也很榮幸，我今日能再遇到佛陀，實是三生的幸運。現在我們請求佛陀明察我們生下的根，講一點我們能領受的法語聽聽好嗎？」

「大王！我現在說一點關於我們自己的身體給你聽。我們身體上的眼耳鼻舌身意等的一切作用和活動，就是生死起滅的原因，若能深深的了解這個生死，那就不會執着。對一切法都能生起平等的觀念，那時才能認識我們自身的真相，這個真相，就是

所謂無常之相。

可是，若人真想究竟洞悉這無常之相，並不是容易的事，因為人有意識的存在，所以生出種種的欲望。欲望，肉體，心，都是生滅的，都是不能常住的。大王！你知道我們的生體是無常的嗎？假使你知一切色心之法，是無常的，是不定的，是虛幻的，是皆空的。那就沒有「我」的迷妄，沒有「我所有」的束縛。明白「我」是無常的，「我所有」是假的，沒有「我」和「我所有」就不能生苦，就不會受束縛。把握這一點，就是一個清涼的去處，就是一個解脫的地方。」

佛陀從他大智覺海中流露出的法語，是他認識自己，認識宇宙的真實之言，頻婆娑羅王聽到這裡還不能完全瞭解，他捧上來帶着驚奇的口吻請問佛陀道：

「哎喲！佛陀！你說沒有我，那麼果報是那一個來受呢？」

「大王！你再想一想：誰來受果報呢？我告訴你，這是衆生自己受來受果報的。不過要受的果報，這也是如幻的。大王！你應該為自己的幸福打算呢！抑是應該為人民的幸福打算呢？你應該為自己的不幸着想呢？抑是應該為人民的不幸着想呢？究竟那樣才是王應想的呢？你要知道：當我們的心與外境相遇的時候，這只是空與空的具合。好比石頭與石頭相碰以後發出的火花。大王！火花是石頭的東西嗎？還是誰的東西呢？你照如此去想也就明白。」

人間在還沒有生我以前，就已經有我呢？還是死後是我呢？睡眠的時候（下轉二二頁）



觀省居士與本社社長論復興佛教書

本師賜鑑：

久疏奉候，至覺惶愧，近閱報載，吾師以宣講楞嚴，深以不獲親聆教誨為憾！然吾師致力更新，悲心苦詣，可概見矣。於此，謹就平日對於佛教盛衰之理，不揣愚陋，略述管見，雖不足以當大雅，願就教於師前。

自歷史過程觀察，佛教之趨向似可得如下概念：

1. 凡人類之信仰（不論為宗教為政治）常於發達時期，呈其活潑蓬勃之景象，迨為時既久，則因外來之滲蝕，及內在之腐化，逐漸由盛轉衰，此於印土為然，於中土亦然。如國民革命之興仆，亦莫不然。故宗教或政治生命，必時時加以新生力量，（如東漢諸帝來自民間，得以矯正皇室之久奢，玄奘求法，因以發揚宗教佛儒合流，相持而長）配合時代發展，始足以保持永恆，佛教東來，雖時時加以中國化，然至宋明，文化主流，已為儒家所盡有，佛教鮮有新力量加入，諸宗流轉轉微，清末崇外，民初則有文化革命，佛教益以不振。

2. 政經治亂，亦為影響宗教發展之一因素，其在亂世聰明志氣，無所發揮，遂轉於精神方面，探求慰藉，藉此兩晉南北朝佛教所由興；其在治世，則身家功名之念較切，兼以朝廷崇儒，經義取士，智識份子，不遑顧及精神之信仰，此宋明之現象也，唐李雖為治世，然獨為佛學光昌時期，此

蓋由當時佛教朝氣方濃，大師輩出，其發願為本身自振之故，若唐帝用心，固未嘗獨崇佛學（唐諸帝喪於丹藥而不悟者相繼，而由唐帝主持之三教公開辯論之風甚熾，其時可認為對一切宗教平等看待時期）自清末至民國戰亂相尋，雖為宗教發揚機會，無如西學東來，外教傳入，佛教在此競爭中，差遲一步，未能充分宏揚。

3. 宗教能解決科學之所不能解決，故有其易於傳播性，周代以禮樂代替神道，以尊祖敬宗代替對天之崇拜，而人民對超生之莫求遂以落空，故戰國之際，方術之士得以附會老莊之義而崛起。佛教義理圓融，僧侶皆能保持不干涉風度，尤足以為中土智識分子所接受，是以魏晉名士，競以清談說釋老。宋明儒學，莫不受禪學之影響；近代佛教諸宗未能平均發展，一變再變，（初為中國化，此期由士大夫階級所承受，次為民間化，則保混合各教轉入民間）遂與智識階級漸次脫節，而學者研究，皆出之以研討學術態度，（懷疑態度）正教因以漸衰。

復次，就佛教傳演之變化，亦有可述者如左：

1. 國人智慧高邁，因能同化異族和發揚，戰國以降，方士附會老莊而然之義，而成為道教，巫術之徒，附會易經卜辭，而大行於民間。佛教初入，先融會老莊，次貫通儒義，遂得智識階級接受而大昌。於是一切外教，多藉引佛義以自重，道教之神仙之輪迴，雜糅而成一種多神教，名之曰佛教，（因佛教獨盛故）於是佛

教代人受過，被人誤解，乃不可免。

2. 佛教雖主入世，然作為弘法研究場所之寺刹，多在山林勝地，與廣大衆所接觸，又因義理深奧，不易為大眾所接受，形成一貴族化之學問，而回教基督教之佈道，多在都市家庭，其植基深，其傳播易。

3. 回教以武力取勝，基督教即挾其政治經濟軍事力量以取勝，凡此條件，皆佛教所不取與所無，故佛教但藉義理之取勝，如大同觀，平等觀，依自力不依他力等理論，能溝通儒家平等大同之觀念而愈臻圓滿。顧近世獨揚淨宗，而淨宗之行證，主依佛力，西方世界又有佛，菩薩等界限，與上述理論稍有矛盾。再則，人類有求知慾望，就廣大佛教經典言，自足以滿足知識分子之求知，無如諸宗不得平衡發展。淨宗發展結果未能滿足青年之求知欲，大師大德，忽略此一問題，使一輩青年，逐漸失去興趣與信仰，佛教以貴族化而脫離群眾，又因不能滿足青年之求知欲，得不到青年之支持，乃不能恢復舊觀。（弟子恪信淨宗，但感覺淨宗不適於為初機青年開說，直待對佛教有所認識，自能返歸此宗，至一般年長及婦孺信衆，自仍以勸信淨宗為宜，所謂隨機說法，或此之謂也）

4. 魏晉之際，解行並重，東晉以後，陸澄治之演變，分為二支：南重義解，北重禪行，遂相脫節，其時江左文采風流，士人好談莊老，以語言相當，罕涉行證，此風相沿不革，直至近代，始力矯其弊。

5. 佛教宗派繁衍，缺乏團結及組織，無整個計劃，他教則反乎，此如基督教新舊之爭，舊教為爭生存，乃派遣教士向外傳教，中國於其時傳入

天主教，即其例也。佛教無專職之傳教士，以偶然機會傳入中土，在土土繁榮滋長，而文化與宗教，一併被其吸收，與有計劃之傳教者異。時至今日，仍以中土為佛教正宗主流，而微時所吸收者，又多變質，在中土衰微之故，初大德將雲台老居士，有組織與弘法單位，誠能弘法，形成有力團體，他則參加社會各部門工作，致力社會事業之興辦，使佛教能深入社會人群，則不難臻於大化矣。

6. 近人談弘法成績，每歡惜於經濟力之薄弱，但此乃與弘法工作相因之問題，如其佛教徒能恪盡職責，善於運用，爭取廣大民衆，使省民每年耗費於迷信之上者，轉用於弘法用途，則資金何虞匱乏？外教雖有其經濟力，唯如與我民間潛力相較，必遠不如也。

綜上所述，佛教之復興，當須克服若干困難，第目前情形觀察，則頗有可喜之象，諸如佛教之唯新與社會化，及一般信衆大力弘法虔正信仰，均已顯現蓬勃之氣象；此皆吾師及諸大德辛勤之收穫。唯是集國內大德弘法，則弘法工作，必倍極困難，故人才之培植，實不容緩。其次，佛教自宋明迄近代，其共通之現象為大而其實，雖教徒居全國人口大多數，若究其質，真正教徒，亦復無多，此有待於教徒之自省及檢討也。

於衛道熱忱，又以自家家本師，用敢率讀，幸哀其意，肅此敬請

弟子觀省敬上 十二、十四

佛教要聞

頂溪

臺北縣頂溪於元月二日特請宜蘭念佛會弘法

隊蒞臨說法，由隊長林覺尊居士領導，隊員計有：李覺慈、李慈仁、李慈勇、陳心蘭、楊慈慧、蘇慈世、李慈莊、張慈理、張慈進、吳慈蓉、林慈芬、謝慈芝等數十人，佈教於下午二時開始，假座頂溪大戲院，聽衆千餘人，由隊員輪流演說「佛教是什麼」、「為什麼要信佛」、「因果論」、「談六道輪迴」、「信佛教是積極的」、「請念觀音菩薩」、「阿彌陀佛的意義」，並由覺尊、慈莊居士說明幻燈「佛陀的成道」、「得救之道」、「慈運、優理等歌唱」、「快報投佛陀座下」、「佛法家庭」、「西方」等歌曲，最後叫彼等合掌，爲彼等祝福，數千人安靜無聲，極爲感動云。

宜蘭

宜蘭念佛會於農曆元月二日作各連友家庭訪問並

拜年，臨時集合百餘人，共訪問六十餘家，祈禱、唱歌、人人歡喜，人人讚歎，並有甚多民衆，非會中連友，是日亦要求至家中唱歌，祈禱，念佛，簡單經文。從早晨至傍晚，像一條長蛇陣，走在街上，甘阿炎縣長亦忙拜年，路上兩次相遇，均下車道賀。此家庭訪問，對推動家庭佛教，收效甚多，因使佛教信衆不覺精神孤單也。

臺南

臺南湛然精舍籌備會

於國曆元月十九日假臺南市中正路六號之五召開會員大會，推舉黃天爵、李祖源、侯陳好三居士爲代表，公請慧峰法師爲該舍首任住持，衆信踴躍踴躍得人，異常歡喜！又該

舍爲慶祝彌勒菩薩聖誕及農曆四十四年元旦，特建護國法會五天，祈禱國運興隆，人民安樂，歡迎各界隨喜參加云。

又，臺南市美術界爲贊助湛然精舍籌募基金，特於農曆元旦開始舉行義賣書畫展覽會，願將義賣所得，除必需開支外，全數捐作該舍的基金，以表贊助之意云。

后里

臺中后里里盧寺，是

的一座寺宇，風景優美清靜，實爲功辦道的最好道場。該寺住持妙應師及當家妙本師，於國曆一月三日請心悟法師蒞臨該寺宣講「般若心經」七天，聽衆皆得法喜充滿！經講畢，妙本師向法師提議，要聯絡各寺院，作佛教活動熱心弘法，法師擔任講師。法師見妙師熱心弘法，大加讚許，遂答應。一月十日妙本師陪法師前往土牛明山寺，大雅龍善寺及大安三合寺聯絡，三寺住持及大衆，聞妙本師之建議，莫不歡喜讚歎，欣然同意，現心悟法師因主編本刊及有他務，故他代爲轉語心然法師擔任該講席。聞心然法師已於本月七日前往開講云。

澎湖

廣慈法師於前年受澎

弘法，迄今一年有餘。該地佛教在法師領導之下，信衆日漸增加，弘法事業大爲擴展，開廣法師現已組織一佛教青年歌隊，並印行佛教歌集，擬以音樂大作佛事。這確爲一般大衆所歡迎，現在時代所需要，甚得各方讚歎！

臺北

本市濟南路二段四十

四號，華嚴社社南亭法師於農曆二月初一日起，每晚七時繼續宣講大佛頂首楞嚴經，歡迎各界信士參加聽講。

● 後記 ● 悟心

編者這次辭去臺中佛學院的教務，來編輯本刊，想好好的爲讀者們服務，以報佛恩。然而編者一上任，即大感恐慌，手忙腳亂，爲什麼呢？因爲編輯部的存稿太少，到送稿後還要自己來趕寫補充；又因自己淺學，所寫未能契理契機，更加惶恐萬分！編者在此謹以最誠心向大德法師居士呼籲，多多惠賜本刊以寶貴的大作，以維持此佛教的共同慧命！此豈但編者感激而已，實亦佛教之幸哩！

東初法師的「佛教文化思想的意義」一文，下期續完。本文對於佛教文化思想的意義及其影響於各方面文化的闡發，實爲研究佛教文化思想者所不可不讀的！

本文以三點說明佛教文化的特質，這三點就是：第一、超越「政治」色彩的文化；第二、超越「民族」的世界性的文化；第三、人本時代的文化。以此三點說佛教文化思想的特質，確爲至當！以其是超「政治」色彩的，故無權利的爭論，亦無功利的分配，不墮政治的興替而生息。以其是超「民族」的，故主張一切平等，能得各種不同之民族的信仰與接受。以其是「人本的文化」，故其一切皆是以爲人利人，凡人也皆可信其教，學其法。總而言之，凡有人的時代和地方，皆宜有佛教文化的存在與發揚。我們讀了本文，對於佛教文化思想的意思，便能獲得一個輪廓的概念。

首楞嚴經，又名叫中印皮那陀大道場經，原是由灌頂部中錄出別行的。此經是般刺密諦三藏攝梵本淨海至廣州，由房融誦就光孝寺譯出的，房融筆受，爲我國沙門彌伽釋譯語。此經譯成傳世後，以其義深文美，故「自五季以來，歷爲教內外人士所翫稱」。研究人多，註疏迭出，遂蔚成中國佛學之宗。此經「蓋以一味清淨法界如來藏真心爲體，依此一心，建立三觀，修此三觀，還證一心」。系統秩然，理路分明，是心性之極談，爲入道之妙門，其所以爲歷代僧俗所重，實非無故也。

追至近世，中外學者頗有疑其非來自印度，而係我國佛教學者所偽作的，編者對於此說甚不贊同，想我佛教界僧俗大德亦必不以爲然。近讀「學術季刊」第三卷第一期羅香林先生大作「唐相國房融在粵筆受首楞嚴經翻譯考」一文，見羅先生對於楞嚴經翻譯之史的考證頗爲詳盡，故特爲轉載，以供研究佛教史及本經者之參考，想必爲教界同仁所歡迎！然羅先生對於楞嚴經中何以有中國之仙道說及其批判，尙未會有所說明，尙望教界大德能給我們一個明確的指示！編者對此雖有點私見，然恐不當，故未敢舒說。

本期其他各篇大作，未能一一介紹，讀者自己細細讀之可也。

F 調 2/4

佛教青年進行曲

心悟法師詞
楊詠譜先生曲

5 . 5 | 1 5.5 | 6 5 . | 2 . 2 | 2 1.2 | 3 2 | 5 5 |
懷 着無限的悲 心 具 有廣大的誓願精 勤
5 . 4 | 3 2 3 | 2 2 | 2 . 1 | 7 6 5 | 6 . 5 | 6 7 | 1 2 |
修 三學勇猛行 六度爲作佛 陀
3 3 2 . 2 | 3 2 | 3 4 | 5 5 | 1 . 1 | 4 4.5 | 6 6 |
真 子荷起如來家業弘揚佛法遍 天
5 - | 5 . 6 | 5 4.3 | 2 2 | 1 - | 1 1.1 | 4 . 3 |
下 創 造淨土在人間 我們 是
4.6 5 4 | 3 - | 3 5.5 | 2 . 1 | 2.4 3 2 | 3 - | 3 1.1 |
佛教青 年 我們 是 佛教青年 赴湯
6 6 2 1 | 7 1.2 | 3 2 3 | 4 5 | 5 5.5 | 1 . 7 | 1.3 2 1 |
蹈火都不怕祇求饒益諸 有情 我們 是 佛教青
5 - | 5 5.5 | 2 . 3 | 4.3 4 6 | 5 - | 5 1.1 | 7 6 5 4 |
年 我們 是 佛教青年 犧牲生命皆所
3 2.2 | 5 4 3 1 | 2 5 | 1 - | 1 0 |
願 祇求世 界獲 安寧

(上接一八頁)
遊行到東四牌樓時，來了一掛電車，
鑼鑼鑼鑼搖搖擺擺像一條長蛇一樣從
對面開來，走在前面的和尚先鋒隊，
等到電車走近，一聲口號，就把車路
擋住，接着劈劈拍拍石子像雨點一樣
向電車擲去，開車的，賣票的，和
車上的乘客，不明究竟，個個抱着頭，
爭先恐後跳下車來逃散，溜之大吉，
他們的組織確實嚴密而又敏捷，把這
輛電車解決後，馬上就把你們行動不
穩和尙生存和尙就不得讓你們行動，
標語貼在電車上，約過一二十分鐘，
後面又來了一掛電車，他們照樣用石
子戰術進攻，頓時交通現於停頓狀態
，當他們向頭一輛電車攻擊時，街上
的警察看見他們那種威武，決不是抓
幾個人可以了事的，急忙打電話到總
局請示，等到大批警員開來時，他們
已經表演了兩次身手，再看他們前面
的領隊人是一個雙眼失明的瞎子和尙

的，不知這位和尚
的來歷是何等人
物，再看他們騷
動的對象是單單
攻擊電車，此外
良好，一切秩序非常
多事的群眾在旁
，「電車該打」
，「打的痛快」
！所以來彈壓的
警察看了那種光
景，也不敢隨便
施用武力，只好
跟着他們的隊伍
(下轉一二頁)

特製拉鍊女靴



新中中央橡膠廠出品

式樣新穎
品質高超
超級拉鍊不生鏽
黑上停下扣自如
防水淋水浸永不變
防舌保拆護襪
雨淋水浸永不變

內政部登記證警台字第四五號
一〇九號認爲「一新新聞」

本刊各地郵局「八二五五」賬號
臺灣雜誌協會會員

人生月刊

佛曆二五八一年二月十日出版
中華民國四十四年

社 長：南
發行人：東
主 編：心
發行所：人生雜誌社 悟初亭
國外分社：香港分社 投法藏寺
主 任：優
地址：香港跑馬地奕樂街三十

國外分社：菲律賓分社
主 任：瑞
地址：No. 1074, NARRA STREET, MANILA
今

國外分社：南洋分社
主 任：妙
地址：檳城極樂寺
國外分社：泰國分社
主 任：謝普揚

地址：曼谷三聘城內福興宮斜對水龍頭巷88號

訂 價	
全 年	
本省臺幣	貳陸元
海外非幣	陸元
港幣	拾貳元

本期零售壹幣二元五角